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文 史 通 義

編 輯 主 幹

王 岫 廬
朱 經 農

選 註 者 章 錫 琛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列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刊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序

章先生學誠，字實齋，清浙江會稽人。生於乾隆三年（一七三八）戊午，中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順天鄉試舉人，次年成進士，於嘉慶六年（一八〇二）辛酉逝世，年六十四歲。先生幼年資質魯鈍，但在十五六歲時，就有志於史學，不肯作應舉文字。後來專攻文史，自稱對於史學義理，校讐心法，都有獨得之見。他的思想，大概具在文史通義，校讐通義中。當他生存時，每撰成一文，往往把文稿錄寄友人，互相傳寫。到臨終的時候，曾把全稿託蕭山王宗炎編次。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壬辰，他的次子華絨，刻於大梁，但祇有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卷，還不到全書三分之一。後來譚廷獻又刻於杭州，廣州伍崇曜也有同樣的刻本。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戊寅，他的曾孫季真，又重刻於貴州。

但編次都照大梁本。到了最近，浙江圖書館得鈔本章氏遺書，用新法排印，比舊本增加不少。但最完善之本，卻要算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王戌吳興劉承幹所刻的章氏遺書。這書共有五十卷，內文史通義內篇六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內篇三卷，外篇一卷，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通志檢存稿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以上凡三十卷，目錄大略照王宗炎編次；此外還有外編十八卷，即信摭，乙卯劄記，丙辰劄記，知非日劄，閱書隨劄，各一卷，永清縣志十卷，和州志三卷，再加補遺及附錄各一卷。本書便是從吳興本節鈔而來，篇數雖然很少，但實齋先生的思想，也大略可以從這裏面窺見一斑了。

先生雖然是前清的一個進士，但生平卻沒有做過官。不過曾任肥縣清漳書院，永平敬勝書院，保定蓮池書院，歸德文正書院等書院的院長，以及做過纂修和州志，永清縣志，亳州志，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荊州府志等志書的事業，就靠這些過他的一生。他的著作，除現在所傳的遺書外，曾襄助畢沅修續通鑑，並史

籍考；但史籍考現在失傳，不知究竟有否成書。又生平常想重撰宋史，但終於沒有着手。至於他所修的各種志書，除現在被收入遺書的外，也大都不見了。

清代的學術，以考據爲最盛；在實齋先生的那時，正是漢學風靡一世的時代。在他以前，如顧炎武，閻若璩，毛奇齡，與他同時，如戴震，錢大昕，惠棟，王念孫，段玉裁等，都盡力研究聲韻，訓詁，名物，度數，對於經學上有重大的貢獻。但實齋先生卻自己以爲性質不和這種學問相近，獨自致力於文史。他在浙東學術篇上，很推崇黃宗羲，指出浙東與浙西的不同，是浙東貴專家，浙西尙博雅，又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可見他顯然以浙東派自居，有與那尙博雅的浙西考據家對峙之意了。

要說明實齋先生的思想，當然不是幾句話所能做得到。但大略的說，他的思想，是以道始三人居室論和六經皆史論爲中心。中國從前的學問，往往分爲考據，義理，辭章三派。三派之中，考據和義理，位置較高；至於辭章之學，雖然也肩

著文以明道的大招牌，卻往往爲其他二派所輕視。義理之學，倡於南宋的程朱，到明代王守仁、宗仰、陸九淵，與程朱別爲一派，於是有朱陸之爭。這種爭執，到清初還頗劇烈。但自從考據家一起，理學家的勢燄便不免衰歇。實齋先生的意見，以爲這兩種學問，實在都很有用處，都足以爲明道之資。不過他們的弊害，就在考據家往往舍今而求古，義理家往往舍人事而言性天。這原因就在乎他們雖然都想藉以明道，卻不明白道之所以爲道。在他的意思，道是形於三人居室，著於政教典章，人倫日用，而極於修齊治平。所以第一道是因時制宜的，不能泥古而昧今；第二道是切合人事的，更不該空口說空話。這便是他所以異於考據家和理學家的地方。至於辭章之學，在他看來，其足爲明道之資，也正和考據義理二者不分軒輊，不過不應該但溺文辭，以及欲藉空言以明道罷了。

六經皆史論，也從他的那種道體觀出發。因爲他以爲道就在於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不能用空話來說，所以覺得易、詩、書、禮、樂、春秋這些書，都不過是三代

盛時各守專官的掌故，沒有一端不關係於當代的典章政教，沒有一端不切於人倫日用，決不是聖人想爲了垂教立言而故意作出來的。他用易掌於春官太卜，書在外史，詩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國史，來證明六經的官守，因以說明孔子的所以述六經，無非想表章先王的政教及官司典守，以示後人，所以後世儒者，死守六經，當做一種載道的書，而把天下事物，人倫日用丟開不管，卻是大誤的。

實齋先生的這種見解，是否錯誤，現在且不必說。但對於歷來儒者支離破碎空疎無用的弊病，不能不說是最好的鍼砭。

但我們要明白實齋先生的所以有這種議論，完全是想矯正當時的風氣。所以我們要知道他的思想，不可不先知道他所處的時代。這便是古人所謂知人論世的方法。他所處的時代是怎麼樣呢？我們可以引他與沈楓堦論學書中的話來說明——

前明制義盛行，學問文章，遠不古若。此風氣之衰也。國初崇尚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彥，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後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餘年，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矜尚。……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庫，以次而開。詞臣多由編纂超遷，而寒士挾策依人，亦以精於校讐，輒得優館，甚且資以進身。其真能者，固無力農之逢年矣。而風氣所開，進取之士，恥言舉業。熊劉變調，亦諷說文玉篇，王宋別裁，皆考鎔容金篆石。風氣所趨，何所不至哉？吳興劉氏本章氏遺書卷九第三十六頁。

他認為學問的要務，第一在乎矯正風氣。他說——

陶朱公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學業將以經世，當視其所忽者而施挽救焉，亦輕重相權之道也。同上第三十七頁。

又在天喻篇說——

故學業者所以關風氣也。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同上卷六第十一頁。

這便是他在考據學盛行時代努力攻究文史，提倡學者應該注重文章事功的原因。此外他的意見，還有可以使人信服的，便是他以爲學問貴在自立，不必依傍別人的門戶；應該認識自己的性質所近，專攻一門，不必貪多務博，以及趨逐時尚。他在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上說——

惟夫豪傑之士，自得師於古人，取其意之所誠然而中實有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謂『君子求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與，雖大如泰山，不遑顧也。世之所忽而苟爲吾意之所期與，雖細如秋毫，不敢略也。趨向專，故成功也易；毀譽淡，故自得也深。卽其天質之良，而懸古人之近己者，以爲準，勿忘勿助，久之自有會心焉，所謂途轍不同而同期於道也。

又在通說爲邱君題南樂官舍說——

凡人之性，必有所近，亦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古來人官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選也。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驚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惟卽性之所近而用力之所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同上卷八第四十六頁。

這所謂『卽性之所近而用力之所能勉』，取其意之所誠然而中實有不得已者，力求其至，實在可說是爲學的最好方法。實齋先生的所以專攻史學，也因爲審察自己的性情與史最爲相近的緣故。他在家書二上說——

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襲積見長，考訂名物爲務，小學音畫爲名。吾於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咨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强其所能，不欲自爲著述以趨時尙，此吾善自度也。同上卷九第六十八頁。

近來的人頗多贊揚實齋先生的史學，但對於他所說的史學究竟是什麼，

似乎沒有十分明白。他在上朱大司馬論文上，曾辨明史學與非史學的區別說

世士以博稽言史，則史考也；以文筆言史，則史選也；以故實言史，則史纂也；以議論言史，則史評也；以體裁言史，則史例也。唐宋至今，積學之士，不過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過史選，史評，古人所爲史學，則未之聞矣。章

氏遺書補編第三十三頁。

又在家書二辨明自己與劉知幾的不同說——

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爲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章氏遺書卷九第六十八頁。

又在家書三說——

吾於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同上卷九第六十

九頁。

這可見他所說的史學，是另有一種極精微的學問；近人專以史例推崇實齋先生，可謂不能深知實齋先生的了。但他所謂史學究竟是什麼呢？他曾在答客問

上說——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

實齋先生的論史，不拘拘於類例；他的論文，也不拘拘於格式。他曾在與邵

二雲書中說——

僕持文律，不外清真二字。清則氣不雜也，真則理無支也。此二語知之甚易，能之甚難。同上卷九第十九頁。

又在文格舉隅序中說——

古人文無定格，意之所至而文以至焉，蓋有所以爲文者也。文而有格，學者不知所以爲文而競趨於格，於是格爲當然之具，而真文喪矣。同上卷二十九第六頁。

又在趙立齋時文題式引言中說——

余惟古人文成法立，如語言之有起止，啼笑之有收縱，自然之理，豈有一定式哉？文而有式，則面目雷同，性靈錮蔽，而古人立言之旨晦矣。同上卷二十九第八頁。

又在丙辰劄記中說——

韓昌黎之論文，則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余亦謂文無古今，惟其

是耳。杜工部之論文，則曰『不薄今人愛古人；』余亦謂不棄春華受秋實。私自許爲起韓杜二公於九原，固知不余疵也。章氏遺書外編卷三第十九至二十頁。

實齋先生的文章，在古文家看來，當然不能說他很好，他自己也曾說過，『惟好持論，貴識大體，不欲求工於文字語言，以爲末務。』（題王癸尺牘）但他的論文律，以及對於一般文家的批評，卻是十分允當的。

本書中所收，如書教，詩教，原道，原學，博約，浙東學術諸篇，可以看出他對於道德學術的見解；文德，文理，質性，黜陋，俗嫌，古文公式，古文十弊諸篇，可以看出他對於文章的見解；史德，史釋，史篇，別錄例議，方志立三書議諸篇，可以看出他對於史學的見解。此外佳篇不能收入的當然很多，讀者如果想明白實齋先生學問思想的全體，便該去讀章氏遺書的全部纔是。

關於實齋先生的詳細的研究，胡適之先生曾著有章實齋先生年譜，又史

地學報第一卷第三至四期，張其昀先生著有讀史通與文史通義校讐通義一文，民鐸雜誌第六卷第二號，何炳松先生著有章學誠史學管窺一文，對於他的史學有較詳的批評，都可供讀本書者的參考的。

目 錄

書教上	一
書教中	七
書教下	一五
詩教上	二四
詩教下	三四
原道上	四五
原道中	五四
原道下	六一
原學上	六八

原學中	七一
原學下	七四
博約上	七七
博約中	八〇
博約下	八三
浙東學術	八六
文德	九〇
文理	九四
質性	一〇一
黠陋	一〇九
俗嫌	一一九
古文公式	一二三

古文十弊	一二八
史德	一四一
史釋	一四七
方志立三書議	一五三
史篇別錄例議	一六五
雜說上	一七八
雜說中	一八一
雜說下	一八五
說林	一八九

書教上



(南)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④而三皇無聞焉。左氏^⑤所謂『三墳五典』^⑥今不可知，未知卽是其書否也。以三皇之誓，誥，貢，範，^⑦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質，結繩^⑧未遠，

○外史，隸春官宗伯。○三皇有六說：(一)天皇，地皇，人皇。(二)天皇，地皇，泰皇。(三)伏羲，神農，女媧。

(四)伏羲，神農，祝融。(五)燧人，伏羲，神農。(六)伏羲，神農，黃帝。○五帝有三說：(一)太昊，神農，黃帝，

少昊，顓頊。(二)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三)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尚書中僅有堯典，舜典。○卽左

邱明，述孔子之志，作春秋左傳，又作國語。○語見昭公十二年左傳。孔安國書傳序以爲伏羲，神農，

黃帝之言謂之三墳，少皞，顓頊，帝嚳，堯，舜之書謂之五典。但後人多以孔傳爲僞書。○卽甘誓，湯誓，

秦誓，放誓，費誓，秦誓，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及禹貢，洪範。○易經繫辭

傳：『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尙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真矣。僞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間世一出，補偏救弊，億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尙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卽如六典^①之文繁委如是，太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其貳，^②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③漢至元成^④之間，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⑤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⑥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①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

②副也。

③元帝，成帝，紀元前四十八年至八年。

④漢哀帝時，

劉向子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七略者：一輯略，二六藝略，三諸子略，四詩賦略，五兵書略，六術數略，七方技略。^⑤皆闕名，漢代藏書之所。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不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①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範，官，刑^②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尙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注記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③，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④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

①即周官。

②官，周官，刑，呂刑，皆尙書篇名。

③禮記經解篇，『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孔穎達註：『比，

近也；春秋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

④馬，司馬遷，字子長，漢人，繼父談爲太史令，紬金匱石室之

書，上起黃帝，下止獲麟，作史記，爲正史之第一部。班，班固，字孟堅，後漢人，繼父彪作漢書，與史記並稱

良史。後世史家稱兩書爲馬班。

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息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衍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尙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尙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尙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④豈日記言之謂哉？

○禮記玉藻篇：『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漢書藝文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唐人字子玄領國史垂三十年，自負史才，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禮記經解語。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編，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⑤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詩，書，易，禮，樂，春秋，謂之六經，亦稱六藝。

○左傳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齊

侯胙。○又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獻俘于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

晉侯爲侯伯。○尚書篇名。周平王錫晉文侯桓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漢書地理志首段，全錄尚

書禹貢文，五行志首段，亦錄尚書洪範語。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衆。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槩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

○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班固以爲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劉向疑爲李悝及商鞅所撰。○漢書藝文志兵家有黃帝十六篇，圖三卷。又醫家有黃帝內經十八卷，外

經三十七卷，今以素問及靈樞經通稱內經，託爲黃帝與岐伯問答之語。

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尙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卽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

○舊題汲冢周書，謂晉太康二年汲郡人得於魏安釐王冢中者。然考漢魏人所著書，引此書頗多，蓋漢時已有之，非出於汲冢也。書凡七十篇。○職方解爲逸周書第六十二篇，文與周官夏官職方氏

相類。○時訓解爲逸周書第五十二篇，文與禮記月令相類。○太子晉解爲逸周書第六十四篇，

記晉師曠與周太子晉之問答。

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附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誤信玉藻記文，而以尙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履，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尙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尙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饑。況尙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併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間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尙書折而入春秋矣。然事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爲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

○孔衍，晉人，作漢魏尙書。

○王通，隋人，字仲淹，門人謚爲文中子，作續書。

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析，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㊀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㊁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㊂之縱橫，杜欽谷永^㊃之附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揚，揚雄字子雲，漢人。成帝時，奏甘泉、河東、長楊等賦。後仕於王莽。所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馬，司馬相如，字長卿，漢人。文帝時爲文園令，武帝召爲郎。長於辭賦，漢魏六朝文人多做之。○嚴，嚴安，漢人。武帝時，以故丞相史上書，陳擊匈奴之非利。徐，徐樂，漢人。武帝時，與主父偃，嚴安俱上書，拜爲郎中。○鄒陽，漢人。枚乘，漢人。景帝時，仕吳，與鄒陽上書諫吳王，不納。○杜欽，字子夏，漢人。成帝時爲武庫令。帝好色，欽因說大將軍王鳳建九女之制。谷永，字子雲，漢人。成帝時，爲光祿大夫，善言災異，屢上書言事。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敍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爲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④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槩見於

○杜佑，唐人，字君卿，廣劉秩（知幾子）政典，爲通典二百卷。其後鄭樵作通志，馬端臨作文獻通考，悉以是爲藍本。
○卽司馬遷。
○史記秦始皇本紀末，另有一段，序列襄公以下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與正史小有不同，蓋據秦史原文也。
④漢高帝都長安，光武都洛陽，時人因稱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此東京卽指東漢。

紀傳，則彙次爲文苑^①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②人名之注，試榜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名，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爲之者衆，今之尤表表者，姚氏^③之唐文粹，呂氏^④之宋文鑑，蘇氏^⑤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史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可分華與實，不可分言與事。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誥，則內制外制之集自爲編矣。^⑥宰相論思，言

①後漢書始創文苑傳，以傳文人，後史因之。②梁昭明太子蕭統編。其書選錄秦漢三國以下各朝之詩文，凡六十卷。③姚鉉，宋人，編唐文粹一百卷。④呂祖謙，宋人，編宋文鑑一百五十卷。⑤蘇天爵，元人，編元文類七十卷。⑥君主之命令不經外朝者謂之內制，否則爲外制。後世君主詔勅皆由學士代擬，其文多編入擬者集中。

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闕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隸史部，追源當系尚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言之史曰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奏之人，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爲章奏之佳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④則以春秋之學爲尚書也。卽尚書折入春秋之證也。其敘賈董生平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

○彈劾之章奏。

○唐人，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制誥皆出其手。其奏議尤爲後世所宗。

○宋人，字子

瞻，世稱東坡先生。

④董仲舒傳，賈誼傳。

爲政事諸疏，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在疏策，不妨畧去一切，但錄其言，前後畧綴數語，備本末耳，不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尙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治安疏，乃賈誼上漢文帝者。漢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以賢良對策。策凡三通。賈董傳中全載其文。

書教下

易曰：『蓍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尙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尙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語見易繫辭。

○同上。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

○伯夷列傳，爲史記列傳之首。全篇多議論而少事實，故云。○絳，絳侯周勃；灌，灌嬰。賈生列傳載「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張相如）馮敬之屬盡害之。」○文帝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張耳、陳餘列傳，張耳事多敘在陳餘之下。○孟子荀卿列傳中，多述鄒忌、騶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諸人事跡。○關雎、鹿鳴，皆詩經篇名。關雎本旨言君子以淑女爲匹，鹿鳴本旨則在宴樂嘉賓。

法，反譬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尙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憲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類此。尙書

⊖他彫切，音挑。去一么。古者宗廟之數，依貴賤而有定制。遠祖世次逾定制以上，則遷主於祧。故遷廟曰祧。

變而爲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爲稍密矣。左國○變而爲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爲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複疎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後史但知求全於紀表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

○左傳國語。○見繫辭傳。

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
盍求尙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乃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
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尙書圓而神，其於史
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
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
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
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通鑑④病紀傳之分，而

○語見莊子。

○漢人，字仲豫。獻帝時，侍講禁中。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令悅依左氏傳體，撰漢紀

三十篇。

○晉人，字彥伯。嘗以後漢書煩雜猥亂，撰集後漢紀。

④資治通鑑，宋英宗治平中，司馬光

奉詔撰，凡十七年而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爲書二百九十四卷。

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尙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耳。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

○袁樞，宋人，字機仲。因資治通鑑之文，作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分類排纂，以一事爲一編，各詳其起訖。其後明人陳邦瞻撰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清人谷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撰左傳紀事本末。○卽包括之意。

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尙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倣也。且尙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卽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尙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卽有之矣。尙書爲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卽傳也。以尙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尙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倣左氏而統

[○]皆古代編年史，然多係僞書。

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尙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此文今不傳。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與邪通。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①說本陰陽，莊列②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③侈言天地，關尹④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⑤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

①姓李，名耳，爲周守藏吏。著老子五千餘言，後世稱爲道德經。②莊子，名周，戰國時楚人。著莊子十

餘萬言，後世稱爲南華真經。與老子並爲道家之祖。列子，名禦寇，戰國時鄭人。著有列子，後世稱爲冲

虛真經。③卽騶衍，戰國時齊人。著書十餘萬言，侈言天地，漢書藝文志有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

五十六篇，今不傳。齊人稱爲談天衍。④尹喜，秦人，爲函谷關令。老子西遊過關，授以道德經。喜自著

書曰關尹子，漢書藝文志著錄，後佚，今所傳本係僞書。⑤管仲春秋時齊人，字夷吾。相桓公霸諸侯。

世傳管子二十四卷，舊題管仲撰。商鞅，姓公孫，名鞅，戰國時魏人，仕秦，封於商，故又稱商鞅。漢書藝文

志有商君二十九篇，四庫書目稱商子，蓋商鞅之徒所作。

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敍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

○申不害，戰國時京人，爲韓昭侯相。著書二篇，號申子，爲法家之祖。韓非，戰國時韓之諸公子，與李斯俱事荀卿，著韓非子五十五篇。○楊朱，字子居，戰國時人，其說謂損一毫利天下不與，悉天下奉一身不取，時人目爲爲我。所著書不傳，今列子中有楊朱篇。墨翟，戰國時魯人，仕宋爲大夫，倡兼愛尙同之說，與楊朱爲我之說相反。有墨子十五卷，其門人所記也。尹文，戰國時齊人，著尹文子一卷。○蘇秦，字季子，戰國時洛陽人，師事鬼谷子，說六國合縱抗秦，遂相六國。張儀，戰國時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相秦惠王，以連衡說六國，使背縱約而事秦。孫武，春秋時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遂霸諸侯。著孫子十三篇，爲兵家所祖。吳起，戰國時衛人，長於兵法，後世並稱孫吳。

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祥見文集篇。後

○周代官名，掌聘問朝覲之事，周官有大行人，小行人，屬秋官。○見論語。○捉於切，阻平聲。又

澤生草曰菹。孟子，『驅蛇龍而放之菹。』

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哀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傳，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摯虞流別，孔道。○文苑，今俱不傳，故據文

選。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⑤之從田，龍

○字仲洽，晉人，除文章流別集外，撰有文章志，三輔決錄注等書。○南齊人。○兩都賦，漢班固作。

兩京賦，南都賦，漢張衡作。三都賦，魏左思作。○上林賦，漢司馬相如作。羽獵賦，漢揚雄作，皆賦田獵

之事。○安陵君，名壇，楚王之寵臣，嘗從王獵於雲夢，請以身殉。

陽①之同釣也。客難解嘲②。屈原之漁父卜居③。莊周之惠施問難④也。韓非儲說⑤。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前人已言及之者。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傅玄之言非其質矣。⑥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⑦。七林⑧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⑨。江淹陳辭⑩於建平，

①龍陽君，名禧，魏王之寵臣，嘗與魏王共船而釣。②答客難，漢東方朔作；解嘲，揚雄作，皆設爲問答

之詞以自解。③均見離騷。④見莊子。⑤見韓非子。⑥文選有陸機演連珠五十首。傅玄以爲

連珠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奉詔作之。其體辭麗言約，假喻達旨，合古詩諷興之義，欲歷歷如

貫珠，故謂連珠。毅字武仲，後漢人。玄字休奕，晉人。⑦見孟子。⑧文選有枚乘七發，曹植七啓，張協

七命；又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辨，崔駰作七依。⑨鄒陽去吳之梁，從梁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

惡之於王，王下陽獄，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⑩字文通，南朝梁人。宋建平王景

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上書景素，覽書，卽出之。

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屈原上稱帝嚳，中述湯武，下道齊桓亦是。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申陵，○之盛舉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

○有人惡蘇秦於燕易王，蘇秦見燕王自解。○過秦論，賈誼作。王命論，漢班彪作。六朝論，魏曹問作。

辨亡論上下，晉陸機作。○淮南王安，漢高帝少子淮南厲王長之子。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方技之士

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名淮南子。後因謀反自殺。

○梁孝王武，漢文帝子。築東苑，方三百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游士莫不至。○平原君，戰國趙

武靈王之子，名勝，相趙，好賓客，至者數千人。孟嘗君，姓田，名文，戰國時齊之公族。相齊，招致賢士，食客

數千人。春申君，姓黃，名歇，戰國時楚相。有食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信陵君，戰國魏昭王之少

子，名無忌，有食客三千人。○東方朔，字曼倩，善滑稽，長於文辭，武帝時爲金馬門侍中。司馬，卽司馬

相如。

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詳見外篇較讎略著錄先明大道論。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

○均三國時魏人。徐幹，字偉長，陳琳，字孔璋，應瑒，字德璉，劉楨，字公幹，皆以文章著名，與孔融、王粲、阮瑀，號爲建安七子。○魏都。○齊人稱騶衍爲談天衍，騶奭爲雕龍奭，以衍書言天事，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也。○猶言奇才也。○古宮門懸法之所，亦曰象魏。莊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

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闕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論語記曾子之沒，吳起嘗師曾子，則曾子沒於戰國初年，而論語成於戰國之時明矣。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鬻子○晏子，○後人所託，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謂管仲之書不當稱桓公之諡，閻氏若璩○又謂後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並無私自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詳諸子篇。兵家之有太公陰

○鬻熊，周人，楚之先祖，年九十知道，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嘗問焉。今傳有鬻子一卷，題爲熊撰。四庫提要疑爲唐人僞託。每篇寥寥數言，詞旨膚淺，決非三代舊文。○晏嬰，字平仲，春秋齊人，相齊景公。今傳有晏子春秋八卷，書中皆述晏嬰遺事，其旨多尙兼愛，唐人柳宗元以爲墨子之徒爲之。○閻若璩，字百詩，號潛邱，清太原人。

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傳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與孔子所述六藝舊典，皆非著述一類，其說已見於前。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陰符有兩種，列代史志皆以黃帝陰符入道家，太公陰符入兵家。○漢書藝文志有野老十七篇，

班固以爲六國時人所撰。

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諸子以術鳴，故專門治術，皆爲官禮之變也；情志蕩而處士以橫議，故

也。○漢書藝文志：『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百家馳說，皆爲聲詩之變也。名法兵農陰陽之類，主實用者謂之專門治術，其初各有職掌，故歸於官而爲禮之變也。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類，主虛理者謂之百家馳說，其言不過達其情志，故歸於詩而爲樂之變也。戰國之文章，先王禮樂之變也。六藝爲官禮之遺，其說亦詳外篇較離略中著錄先明大道論。然而獨謂詩教廣於戰國者，專門之業少，而縱橫騰說之言多；後世專門子術之書絕，僞體子書不足言也，而文集繁，雖有醇駁高下之不同，其究不過自抒其情志。故曰後世之文體，皆備於戰國，而詩教於斯可謂極廣也。學者誠能博覽後世之文集，而想見先王禮樂之初焉，庶幾有立而能言，學問有主卽是立，不盡如朱子所云肌膚筋骸之束而已也。可以與聞學詩學禮之訓矣。

學者惟拘聲韻之爲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是以後世文集繁，而紛紜承用之文，相與沿其體而莫由知其統要也。至於

聲韻之文，古人不盡通於詩，而後世承用詩賦之屬，亦不盡出六義。○之教也，其故亦備於戰國。是故明於戰國升降之體勢，而後禮樂之分可以明，六藝之教可以別，七略九流諸子百家之言，可以導源而濬流，兩漢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別，官曲術業聲詩辭說口耳竹帛之遷變，可坐而定矣。

演疇皇極，○訓誥之韻者也，所以便諷誦，志不忘也。六象贊言，○爻繫之韻

○詩序：『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吳，東晉，宋，齊，梁，陳，爲六朝。

又稱六代。

○指尚書洪範而言。洪範乃箕子爲武王演說九疇皇極也。篇中語多協韻，如『無偏無

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等。○六象，卽爻辭，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畫，

每畫爲一爻，一爲陽爻，一爲陰爻。每爻各有卦辭及爻辭，卦辭爲周公所作，爻辭爲孔子所作。爻辭上均冠以象曰二字，故稱六象贊言卽文言。

者也。○所以通卜筮，闡幽玄也。六藝非可皆通於詩也；而韻言不廢，則諧音協律，不得專爲詩教也。傳記如左國，著說如老莊，文逐聲而遂諧，語應節而遽協，豈必合詩教之比興哉？焦贛貢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經部韻言之不涉於詩也。黃庭經之④七言，參同契⑤之斷字，子術韻言之不涉於詩也。後世雜藝百家，誦拾名數，率用五言七字，演爲歌訣，咸以取便記誦，皆無當於詩人之義也。而文指存

○爻辭韻語，如坤卦『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凝冰韻。文言韻語，如『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藏明行古韻。○焦延壽，字贛，漢人。嘗從孟喜

學易，授之於京房。著有易林十六卷，其書以一卦演爲六十四卦，各繫以繇詞，蓋術數之書也。○史

游，漢人。元帝時爲黃門令，著急就篇，自始至終，無一複字，爲童蒙識字之書。○黃庭經有四種，皆爲

道術之書。一黃庭內景經，爲南岳魏夫人所傳；一黃庭外景經，乃世傳王羲之之書，以換鵝者；此外尚有

黃庭遁甲綠身經，黃庭玉軸經，世均稱爲黃庭經。此處大約係指黃庭外景經。○葛洪神仙傳稱爲

魏伯陽作，其書假爻象以論作丹之意，爲後世言煉丹者之祖。

乎咏歎，取義近於比興，多或滔滔萬言，少或寥寥片語，不必諧韻和聲，而識者雅賞其爲風騷遺範也。故善論文者，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班氏固曰：『賦者古詩之流。』劉氏○勰曰：『六義藝○附庸，○蔚爲大國。』蓋長言咏歎之一變，而無韻之文，可通於詩者，亦於是而益廣也。屈氏二十五篇，劉班著錄以爲屈原賦④也。漁父之辭，未嘗諧韻，而入於賦，則文體承用之流別，不可不知其漸也。文之敷張而揚厲者，皆賦之變體，不特附庸之爲大國，抑亦陳完之後，離去宛邱故都，而大啓疆宇於東海⑤之濱。

○劉勰，字彥和，梁人。嘗撰書論古今文體及文之得失，名文心雕龍，自隋唐以來，爲文章家所宗。

義文心雕龍，作義。

○附庸，附屬於諸侯之小國，言賦本詩六義之一，至後而自成一體也。

④漢書

藝文志載『屈原賦二十五篇』。

⑤陳完，春秋時陳厲公子，宣公時出奔齊。至周安王十六年，命陳完

之後和爲諸侯，是爲田齊。周顯王十七年，齊遂稱王。

也。後世百家雜藝，亦用賦體爲拾誦，賈氏述書賦，吳氏事類賦，醫家藥性賦，星卜命相術業賦之類，蓋與歌訣同出六藝之外矣。然而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後世詩賦之流，拘於文而無其質，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爲三家之學也。○說詳外篇較離略中漢志詩賦論。馬班二史，於相如揚雄諸家之著賦，俱詳載於列傳。自劉知幾以還，從而抵排非笑者，蓋不勝其紛紛矣。要皆不爲知言也。蓋爲後世文苑之權輿，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實蹟，以視范史○而下，標文苑而止敍文人行略者爲遠勝也。然而漢廷之賦，實非苟作，長篇錄入於全

○漢書藝文志列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內分五類：一，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以屈原賦爲首。二，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以陸賈賦爲首。三，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以孫卿（卽荀卿）賦爲首。四，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五，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陸賈，漢人，從高祖定天下，著書十二篇，名曰新語。○後漢書爲宋范曄所撰，故稱范史。曄字蔚宗，范泰子，後以謀逆伏誅。

傳，足見其人之極思，殆與賈疏董策爲用不同，而同主於以文傳人也。是則賦家者流，縱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此其所以異於後世辭章之士也。故論文於戰國而下，貴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於形貌也。

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爲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爲集，自齊之王文憲集③始，而昭明文選又爲總集之盛矣。范陳晉宋④諸史，所載文人列傳，總

○漢獻帝年號。

○魏文帝曹丕與吳質書中，有「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

云云。

③王儉，字仲寶，南齊人，謚文憲。有王文憲集，任昉作序。

④范，范曄。陳，陳壽，字承祚，晉人，撰三

國志，晉書唐太宗命房喬褚遂良等撰。宋書，梁沈約撰。

其撰著，必云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未嘗云文集若干卷，則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強以類分可知也。孫武之書，蓋有八十二篇矣。①說詳外篇較離略中漢志兵書論，而闔閩以謂『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見』。②是始計。③以下十三篇，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韓非之書，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見其五蠹孤憤，恨不得與同時。④是五蠹孤憤。當日別出獨行，而後世始合之明徵也。呂氏春秋⑤自序，以爲良人問十二紀，⑥是八覽。⑦六論⑧未嘗入序次也。董氏⑨漢書藝文志兵書載吳孫武子兵法八十二篇，註圖九卷。⑩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⑪孫子篇名。⑫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孤憤五蠹，韓非子篇名。⑬秦相呂不韋，有食客三千人，使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⑭孟春紀，仲春紀，季春紀，孟夏紀，仲夏紀，季夏紀，孟秋紀，仲秋紀，季秋紀，孟冬紀，仲冬紀，季冬紀。⑮有始覽，孝行覽，慎大覽，先識覽，審分覽，審應覽，離俗覽，事君覽。⑯開春論，慎行論，貴直論，不苟論，似順論，士容論。

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與繁露並紀其篇名，是當日諸篇未入繁露之書也。○夫諸子專家之書，指無旁及，而篇次猶不可強繩以類例；况文集所裒，體製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強以篇題形貌相拘哉？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悞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類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今董仲舒書稱春秋繁露，凡八十二篇，玉杯竹林皆爲其中之一篇。○封禪文，司馬相如撰；劇秦美新，揚雄撰；典引，班固撰。文選歸入符命類。○聖主得賢臣頌，王褒撰；褒字子淵，北周人。

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卽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今傳賈氏新書，頗列過秦上下二篇，此爲後人輯定，不足爲據。漢志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此外別無論著，則過秦乃賈子篇目明矣。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左思著論之說，須活看，不可泥。魏文⑤典論，⑥蓋猶桓子新論，⑦王充論衡⑧之以論名書耳，論文

①文撰論贊類有班固史述贊三首，係從漢書敘傳中選出。②文選本有策問一類，而詔類所收漢武帝兩詔，其一爲策賢良詔，實爲策問體，故云。③字士衡，晉人。文選載其辨亡論上下二首。④字太冲，晉人。『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是其詠史詩句。⑤曹操子曹丕篡漢，國號魏，諡文帝。⑥文帝著典論二十篇，其中論文一篇，蕭統收入文選論類。⑦桓譚，字君山，漢光武時拜爲議郎，著有新論二十九篇。⑧王充，字仲任，東漢人。著論衡八十五篇。

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
益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
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
『七』則九歌九章九辨，○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
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
『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則古人流別，
作者意指，流覽諸集，孰是深窺而有得者乎？集人之文，尙未得其意指，而自哀所
著爲文集者，何紛紛耶？若夫總集別集之類例，編輯撰次之得失，今古詳略之攸
宜，錄選評鈔之當否，別有專篇討論，不盡述也。

○六代論，魏曹冏著。冏字元首，少帝之族祖。○九歌九章屈原作；九辨，宋玉作。○司馬相如作。

○答客難，東方朔作。

○揚雄作。

○答賓戲，班固作。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

人之生也，自有其道，人不自知，故未有形。三人居室，則必朝暮啓閉其門戶，甕飧取給於樵汲，既非一身，則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又恐交委而互爭焉，則必推年之長者持

○董仲舒語。

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至於什伍千百，部別班分，亦必各長其什伍，而積至於千百，則人衆而賴於幹濟，必推才之傑者理其繁，勢紛而須於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作君作師，畫野分州，井田封建，學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爲，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人之初生，至於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師，分州畫野，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羲農軒顓○之制作，初意不

○見繫辭傳。

○同上。

○伏羲，神農，軒轅，顓頊。

過如是爾。法積美備，至唐虞而盡善焉。殷因夏監，至成周而無憾焉。譬如濫觴積而漸爲江河，培塿積而至於山嶽，亦其理勢之自然，而非堯舜之聖過乎羲軒，文武之神勝於禹湯也。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三皇無爲而自化，五帝開物而成務，三王立制而垂法，後人見爲治化不同，有如是爾。當日聖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爲葛，寒之必須爲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謂吾必如是而後可以異於前人，吾必如是而後可以齊名前聖也。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而非可卽是以爲一陰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猶車輪也；聖人創制，一似暑葛寒裘，猶軌轍也。

道有自然，聖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無所爲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故言聖人體道可也，言聖人與道同體不可也。聖人有所見，故

○夏禹，商湯，周文。

不得不然，衆人無所見，則不知其然而然，孰爲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卽道也。非無所見也，不可見也。不得不然者，聖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卽以爲道也。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卽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迹也。學於聖人，斯爲賢人；學於賢人，斯爲君子；學於衆人，斯爲聖人。非衆可學也，求道必於一陰一陽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旣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智能使之然也。蓋自古聖人，皆學於衆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於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時，而冬令告一歲之成，亦其時會使然，而非冬令勝於三時也。故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時會適當然而然，周公亦不

○易繫辭傳，「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爲周公，毋乃悖於孟子之指歟？集之爲言，萃衆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聖人而得天子之位，經綸治化，一出於道體之適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適當帝全王備，殷因夏監，至於無可復加之際，故得藉爲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聖之成，斯乃所謂集大成也。孔子有德無位，卽無從得制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聖遜於周公也，時會使然也。孟子所謂集大成者，乃對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意謂伯夷、伊尹皆古聖人，恐學者疑孔子之聖與三子同，公孫丑氏嘗有若是其般班之問矣。故言三子之偏與孔子之全，無所取譬，譬於作樂之大成。○孟子：『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說，可以對三子而不可以盡孔子也。以之盡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義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當而已矣，豈可以文害意乎？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謂天縱生知之聖，不可言思擬議而爲一定之名也，於是援天與神，以爲聖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見，何以異於黨人乎？天地之大，可一言盡；孔子雖大，不過天地，獨不可以一言盡乎？或問何以一言盡之，則曰：『學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別無所學乎？曰：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旣集羣

○見論語。

聖之成，則周公之外，更無所謂學也。周公集羣聖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祖述堯舜，』周公之志也；『憲章文武，』
周公之業也。一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再則曰：『甚矣吾衰！不復夢見周公。』
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
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哀公問政，則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或問：仲尼焉學？子貢以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述而不作，』
周公之舊典也；『好古敏求，』
周公之遺籍也。黨人生同時而不知，乃謂無所成名，亦非全無所見矣。後人觀載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學，是不如黨人所見也；而猶嗤黨人爲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聖人，其聖雖同，而其所以爲聖，不必盡同，時會使然也。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後，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吻合，如

○『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朱註：『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
○
○均

見論語。
④見中庸。
⑤見論語。
⑥見中庸。
⑦⑧⑨均見論語。

出於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然則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天與神而爲恍惚難憑之說哉？

或曰：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獨非大成歟？曰：孔子之大成，亦非孟子僅對伯夷尹惠之謂也，又不同於周公之集也。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竊取其義以擬周孔，周公其玉振之大成，孔子其金聲之大成歟！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道法，而於前聖所傳損益盡其美善，玉振之收於其後者也。孔子盡周公之道法，不得行而明其教，後世縱有聖人，不能出其範圍，金聲之宣於前者也。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故欲如是以求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並祀周孔，以周公爲先聖，

○孟子：『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孔子爲先師。蓋言制作之爲聖，而立教之爲師。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則周公孔子，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聖人固藉時會歟？宰我以謂夫子賢於堯舜，子貢以謂生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較古聖人，則謂出類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獨尊孔氏，三子得毋阿所好歟？曰：朱子○之言盡之矣。——『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是也。然而治見實事，教則垂空言矣。立言必折衷夫子，大賢而下，其言不能不有所偏矣。宰我子貢有若，孟子並引其言，以謂智足知聖矣。子貢之言固無弊，而宰我賢於堯舜，且曰遠，使非朱子疏別爲事功，則無是理也。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雖固體於道之不得不然，而已爲生民之所未有矣。蓋周公集成之功在前王，而夫子明教之功在萬世也。若歧視周孔而優劣之，則妄矣。故欲知道者，在知周孔之所以爲周孔。

○見孟子。

○朱熹，字元晦，後人尊稱朱子，有四書集註。

○見孟子集註。

原道中

韓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①夫說長者，道之所由明；而說長者亦卽道之所由晦也。夫子盡周公之道而明其教於萬世，夫子未嘗自爲說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②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③子所雅言，『詩書執禮。』^④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無可作也。有德無位，卽無制作之權；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謂『無徵不

①韓愈，字退之，唐人卒諡曰文。宋封爲昌黎伯，世又稱韓昌黎。

②見韓文原道篇。

③④⑤均見論

語。

信』也。教之爲事，羲軒以來，蓋已_レ有之。觀易大傳_①之所稱述，則知聖人卽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嘗於敷政出治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樂之所咨命，_②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_③司成_④師保之職，詳於周官。然旣列於有司，則肄業存於掌故；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道，而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無二，官師合一，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爲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未可以謂立儒道。

○卽繫辭傳。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引繫辭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之言爲易大傳。蓋同馬談受易於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故稱孔子所著之繫辭傳爲大傳以別之。後人因稱繫辭傳爲大傳。_①書經舜典，舜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又命夔典樂，教胥子。_②禮記王制記四代之學：虞曰上庠，夏曰東序，西序，殷曰左學，右學，周曰東膠，虞庠。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皆大學也，以養國老。下庠，西序，右學，虞庠，皆小學也，以養庶老。_③司成，據鄭康成說，卽司徒之屬師氏，掌以嫩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之事。師氏保氏，皆地官大司徒之屬。

之極也。儒也者，賢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於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出於勢之無可如何爾。人道所當爲者，廣矣大矣，豈當身皆無所遇，而必出於守先待後，不復涉於人世哉？學易原於義畫，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觀書始於虞典，不必同其呼旻號泣也。○以爲所處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則學夫子者，豈曰屏棄事功，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

○孟子：『舜往于田，號泣於旻天。』

○見繫辭傳。

○周官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

○又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太師，^①禮自宗伯，^②樂有司成，^③春秋各有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非如後世尊奉六經，別爲儒學一門，而專稱爲載道之書者，蓋以學者所習，不出官司典守，國家政教，而其爲用，亦不出於人倫日用之常，是以但見其爲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卽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爲說，以致離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則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④則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別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語詩書，而

○又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又春官大宗伯掌吉凶賓嘉諸禮。書經亦

稱宗伯掌邦禮。○按司成據鄭康成說，卽司徒之屬師氏，但師氏未嘗掌樂。周官春官，大司樂掌成

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以樂德樂舞教國子，則司樂者實爲大司樂，殆以其兼掌教育之事，故實齋先生遂誤爲司成歟？^④史記太史公自序引孔子語。

云欲學法令，以吏爲師。⊖夫秦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耳。至云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則亦道器合一，而官師治教，未嘗分歧爲二之至理也。其後治學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時之掌故，經師傳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於不得不然者也。然而歷代相傳，不廢儒業，爲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謂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道之所由隱也。夫見亦謂之，則固賢於日用不知矣。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見謂道而道亡。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於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

⊖史記載秦始皇二十四年，丞相李斯請燒詩書，若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從之。⊖即六經。⊖見繫

辭傳。

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爲固然，亦勢也。夫禮司樂職，各守專官，雖有離婁①之明，師曠②之聰，不能不赴範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藝，以存周公之舊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莊生③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④別之爲六家，劉向⑤區之爲九流，皆自以爲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觀之，皆仁智之見而謂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

①又作離朱，黃帝時人，古之明目者，能於百步外見秋毫之末。②春秋時晉樂師，字子野，善辨聲律。

③莊子天下篇，論天下之治方術者，以爲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④司馬談，遷之父。六

家，謂陰陽、儒、墨、名、法、道。⑤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成帝時，爲光祿大夫，建藏書之策，求遺書於天下，

詔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

家、墨家、從橫家、雜家、農家。⑥治也。

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爲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許子[○]之道，其類皆是也。夫道自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別以道名者，蓋猶一門之內，不自標其姓氏也。至百家雜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則曰堯舜之道，再則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許行，戰國楚人。爲神農之言，主君民並耕。

原道下

人之萃處也，因賓而立主之名；言之龐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諸子之紛
紛言道而爲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吾道矣。道本無吾，而人
自吾之，以謂庶幾別於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猶三軍之衆，可稱我軍，對
敵國而我之也，非臨敵國三軍，又各有其我也。夫六藝者，聖人卽器而存道，而三
家之易，○四氏之詩，○攻且習者，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於六藝，被服
○三家漢施雠，孟喜，梁邱賀也。雠，字長卿喜，亦字長卿；賀，字長翁，三人同從田王孫受易，各成一家，漢
時列於學官。 ○四氏，漢申氏，轅氏，韓氏，毛氏也。申公，名培，魯人，受詩於浮邱伯，號曰魯詩。轅固，齊人，
景帝時爲博士，號曰齊詩。韓嬰，燕人，作韓詩內傳，韓詩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毛詩者，出自魯人毛亨，
亨以授趙人毛萇，萇爲河間獻王博士，世稱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魯齊韓三家，漢時同列於學官，
毛詩至平帝世始立焉。漢書藝文志有毛詩故訓傳，鄭玄爲之箋。今所傳者卽毛氏之故訓傳，魯齊韓
三家之詩遂廢。

如衣食，人人習之爲固然，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後儒但卽一經之隅曲，而終身殫竭其精力，猶恐不得一當焉。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勢有然也。古者道寓於器，官師合一；學士所肄，非國家之典章，卽有司之故事耳，目習而無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後儒卽器求道，有師無官，事出傳聞，而非目見，文須訓詁，而非質言，是以得之難也。夫六藝並重，非可止守一經也，經旨闕深，非可限於隅曲也，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藝之功能，則去聖久遠，於事固無足怪也。但旣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則必於中獨見天地之高深，因謂天地之大，人莫我尙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特爲一經之隅曲，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訓詁章句，疏解義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則以萃聚之力，補遙溯之功，或可庶幾耳。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傳其學者，又復各分其門戶，不啻儒墨之辨焉。則因賓定主，而又有主中之賓，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門徑愈歧，而

○音郎許，(ハ)カ一 (X)相觸逆也。

大道愈隱矣。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文字之用，爲治爲察，古人未嘗取以爲著述也。以文字爲著述，起於官師之分職，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無言。』⊖欲無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後世載筆之士，作爲文章，將以信今而傳後，其亦尙念欲無言之旨與夫不得已之情，庶幾哉！言出於我，而所以爲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與立功相準，蓋必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鬱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而非徒誇聲音采色以爲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陽也，藏往，陰也，一陰一陽，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陰

⊖易繫辭傳語。

⊖見論語。

⊖語見左傳。

⊖見繫辭傳。

也，理闡方來，陽也；其至焉者，則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則主適不偏，而文乃衷於道矣。遷固之史，董韓^①之文，庶幾哉有所不得已於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辭，其人不足道已。卽爲高論者，以謂文貴明道，何取聲情色采以爲愉悅，亦非知道之言也。夫無爲之治，^②而奏薰風，^③靈臺^④之功，而樂鐘鼓，以及彈琴^⑤，遇文風，雩言志，^⑥則帝王致治，賢聖功修，未嘗無悅日娛心之適，而謂文

^①董仲舒，韓愈。

^②論語，「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

^③舜作五絃之琴，歌南風，其詞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④周文王作靈臺，詩經大雅靈臺篇末章，「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⑤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

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

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⑥論語，孔子使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言志。曾皙曰：「莫春者，春服

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舞雩，臺名。

章之用，必無咏嘆抑揚之致哉？但溺於文辭之末，則害道已。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夫子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未嘗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而曰『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也。所言無非性與天道，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則夫子所言，必取徵於事物，而非徒託空言以爲明道也。曾子真積力久，則曰『一以貫之』；子貢多學而識，則曰『一以貫之』。非真積力久與多學而識，則固無所據爲一之貫也。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辭，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異端曲學，道其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記誦之學，文辭之才，不能不以斯道爲

○見論語。

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宋儒[○]起而爭之，以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也。夫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亦卽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學於文，而宋儒則曰玩物而喪志；曾子教人辭遠鄙倍，而宋儒則曰工文則害道。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并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然其析理之精，踐履之篤，漢唐之儒，未之聞也。孟子曰：「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顧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

[○]南宋邵周程朱諸儒，提倡理學，後人概稱之曰宋儒。[○]朱熹，宋人，字元晦，後改字仲晦，又號晦菴。

晦翁，遜翁，又自稱雲谷老人，滄州病叟，人亦稱之爲紫陽，考亭。其學以居敬窮理爲主。陸九淵，字子淵，居貴谿之象山，號象山先生。嘗與朱熹會講鵝湖，論多不合。熹重道問學，九淵重尊德性，宗旨各異。後世稱爲朱陸，各分門戶，互相攻擊。

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見莊子天下篇。

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納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

⊖見繫辭傳。

⊖見論語。

⊖見周敦頤通書。

⊖語見孟子。

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

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為效法也。

然古人不以行事為學，而以詩書誦讀為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為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斥

[○]音誌，(出)義同誌。[○]論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
儒之陋也。

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呻申其佔畢，○出而卽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傅說之啓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

○禮記學記，『今之學者，呻其佔畢。』鄭註以爲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謂吟誦其所視簡之文也。一說，佔與咎同，蓋亦簡之類。○見堯典，庸，用也。○見書經說命。○同上。

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迹哉？

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卽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

○秦始皇焚書，尚書亡失。漢初，濟南伏生口授《易》二十八篇，號爲『古文尚書』。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竹簡尚書，皆科斗文，號爲『古文尚書』。合以今文，省其繁複，多三十一篇，大禹謨，說命，等篇皆是。其文字較今文尚書易讀，故後儒多疑之。○均見《論語》。

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做，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卽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見禮記曲禮。

⊖見禮記內則。

⊖見論語。

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徇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既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

○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奏立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由各縣長吏，擇民年十八以上孝弟好文學者，舉之於郡，經郡守考察後，送至京師，詣太常受業。一歲課之。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高第者得爲郎中。

○唐代用科目取士，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餘科，故稱科舉。其後止進士一科，宋用帖括，明清用八股試士，仍沿稱科舉。

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儒業，卽爲學之究竟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

學博者長於考索，侈其富於山海，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騫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矜其豔於雲霞，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搆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

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

氣之迎；傲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徇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博約上

沈楓墀[○]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座，不能與之問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

或曰：此卽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瞻，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

[○]沈在廷，字楓墀，清乾隆舉人。其父業富，號旣堂，乾隆進士，爲實齋之薦師。
[○]音古，《乂》坐販也。

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常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瞻，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

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賈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賈[○]也；如約略其賈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

○范蠡，春秋時越大夫，與越王句踐滅吳後，浮海至齊，治產三致千金，再分散之，居陶，自號陶朱公。

○猗頓，春秋時魯人，用鹽起家，富比王侯。○（4—Y）與價同。

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

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鉤玄提要，千古以爲美談，而韓氏所自爲玄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玄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誤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見韓文進學解。

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卽記之所謂博學強識，以待問也，寧得不謂之學問歟？

余曰：博學強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漶，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學強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名有由立，非專門成學不可也。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

○音誌。

○音曼患，ㄇㄢ

ㄉㄨㄢ

做壞不可辨別也。

但此處似有廣泛之意，應改爲漫汗。

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玄提要，皆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鶩，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

答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既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既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卽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

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

○王應麟，字伯厚，宋人，學問該博，著有困學紀聞，玉海等書。

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自以謂高情勝致，互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誤以孽績襲積。○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見論語。 ○周武王滅商，封紂之庶兄微子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後逐漸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其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襲，必益切，音璧（ㄉㄨˊ）。 ○孽，節激切，音績（ㄉㄨˊ）。 ○襲，謂盛布帛之廣而摺疊之，卽所謂打摺也。原本作孽績誤。

博約下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卽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強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

答曰：今人不學，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旣分，則肄習惟資簡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古學失所師承。

○王守仁，字伯安，明人，嘗築室陽明洞中，學者稱爲陽明先生，其學以致良知爲主。○禮記內則「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

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強同，非人智力所能爲也。然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強歟？王氏致良知之說，卽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爲諱，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指果異於古所云乎？

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鶩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

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說並行而不悖也。聖

○周官地官保氏，『乃教之六藝……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註，『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

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顏曾賜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後，荀卿 ○言禮，孟子長於詩書，○或疎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徇於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尙，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顏，顏回，字子淵；曾，曾參，字子輿；賜，端木賜，字子貢；商，卜商，字子夏，皆孔子弟子。○荀卿名况，其學出於子夏仲弓。○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

浙東學術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兄弟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尙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

①即朱子。②袁燮，字和叔，宋鄞縣人，世稱絜齋先生。子肅，號晉齋；甫，字廣微，號蒙齋。燮嘗師事陸九淵，其子亦承家學焉。

③劉宗周，字起東，號念臺，明山陰人，世稱蕺山先生。講陽明之學，以慎獨爲宗。

④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明末時餘姚人。師事劉宗周。嘗撰明儒學案；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

萬斯大，字充宗，清鄞縣人。治經學，尤精春秋三禮。弟斯選，預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斯同，亦長於史學，

世稱季野先生。⑤全祖望，字紹衣，清鄞縣人，世稱謝山先生。嘗補成宋元學案。

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爲然也。

世推顧亭林氏，○爲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黃梨洲氏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也。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司馬遷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說，而爲經

○毛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清蕭山人，學者稱西河先生。學宗陽明，對於朱子攻擊甚力。
○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明末崑山人。其學以朱子爲主，著述甚多。
○萬斯大，萬斯同。

世之書。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義禮以爲功，此宋學之所以見譏於大雅也。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爲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卽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朱陸異同，干戈門戶，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究其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於世者，陽明得之爲事功，戴山得之爲節義，梨洲得之爲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爲經術史裁，授受雖出於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彼不事所事，而但空言德性，空言問學，則黃茅白葦，極面目雷同，不

得不殊門戶，以爲自見地耳。故惟陋儒則爭門戶也。

或問事功氣節，果可與著述相提並論乎？曰：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述著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後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文 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疎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深省也。

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⑤又言『修辭立其誠』⑥孟子嘗論知言養

○晉陸機作文賦，其序曰：『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心。』劉勰，文心雕龍之名本此。○字子由，軾之弟。○韓愈答李翊書：『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④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⑤見論語。⑥見易繫傳。

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①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

凡爲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也，能爲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②習鑿齒爲漢晉春秋，正其統矣。^③司馬通鑑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

○答李翊書：『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

○陳壽，字承祚，晉人，撰三國志，列曹氏於本

紀，劉氏孫氏於列傳，蓋認魏爲正統也。

○習鑿齒，字彥威，東晉人。時桓溫有篡晉之意，鑿齒特著晉

漢春秋，以蜀漢爲正統，曹魏爲篡逆。其書今已佚。

○司馬光資治通鑑，仍以魏爲正統。

○朱熹因

司馬通鑑作通鑑綱目，仿春秋之例，以網爲傳，授其門人趙師淵成之。書中改以蜀漢爲正統。

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鑑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①司馬生於北宋，^②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③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④不知夫子之所謂，况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爲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

○晉自武帝至愍帝都洛陽，稱西晉。至元帝，渡江即位於建康，（即今江寧）稱東晉。○宋自太祖至徽欽，都汴（今開封），稱北宋。至高宗南都臨安（今杭縣），保有南方之地，稱南宋。○晉受魏禪，宋受後周禪，與魏受漢禪相同。○有若，字子有，孔子弟子。禮記檀弓，曾子聞孔子謂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爲非君子之言。子游謂死欲速朽，爲桓魋而言，喪欲速貧，爲南宮敬叔而言。

爲文德之恕而已爾。

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卽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

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爲義也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答李翊書：『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柳宗元，字子厚，唐人。答韋中立論

師道書：『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劉知幾語。

文 理

偶於良字案閒，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爲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字，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爲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爲全篇結構，若者爲逐段精彩，若者爲意度波瀾，若者爲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爲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爲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籙，○由此出者，

○歸有光，字熙甫，學者稱爲震川先生，工古文辭，爲有明一代大家。○佛教禪宗，衣鉢相傳凡六世，

即初祖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是爲震旦六祖。佛家以燈喻法，故稱傳法爲傳燈。僧道原有傳燈錄。五字疑有誤。○靈素，謂道家也。符籙爲道家祕文，凡奉道者皆當佩帶。

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爲『野狐禪』也。○余幼學於是，及遊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尙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爲庸妄，謂其創爲僞體秦漢，至併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爲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汨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

○禪家稱外道爲野狐禪。

○明世宗，穆宗年號。西歷一五二二至一五七二年。

○王世貞，字元美

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李攀龍，字子鱗。其爲文以秦漢爲宗，後世並稱王李。又與謝榛，吳維岳，梁有譽，吳國倫，徐中行稱後七子。

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爲彼時之豪傑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爲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疎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後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後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爲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爲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誇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

○明清以八股取士，以其爲制科之文，故稱制藝。○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

鞏，爲唐宋古文八大家。○唐順之，字應德，學者稱爲荆川先生，文章與歸震川齊名。

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慎乎？

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爲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

○杞梁，名殖，春秋時齊大夫。齊莊公伐莒，杞梁戰死。無子，其妻枕屍而哭。既葬，赴淄水而死。○汨羅

，(一) 汨羅，二水名，合流曰汨羅江，在今湖南湘陰縣北。屈原不見用於楚懷王，懷沙自沈於此。

○程頤，字伯淳，學者稱爲明道先生；弟頤，字正叔，學者稱爲伊川先生。兄弟同受學於周敦頤，爲宋代理學之宗。

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擗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

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當藉十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曾子語。

○『辭達而已矣』孔子語均見論語。

○張籍，字文昌；皇甫湜，字

持正，皆學古文於韓愈。

○左思，字太冲，魏人。三都者，蜀都，吳都，魏都也。思欲作三都賦，乃詣著作郎

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賦成，都邑競相傳寫。

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撥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爲書，標識爲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爲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或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

○鍾嶸，字仲偉，梁人。著詩品三卷，列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百有三人，分爲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

標識評點之冊，本爲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祇可用以自誌，父不得而與子，師不能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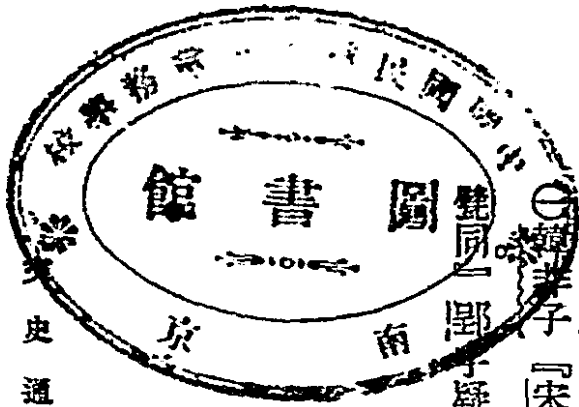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亦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祕爾。據爲傳授之祕，則是郢

○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清康熙進士，著聲調譜。

人寶燕石矣。○

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寃歟？

○韓非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間，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同。』鄧子疑當作宋。



質性

前人尙論情文相生。由是論家喜論文情，不知文性實爲元宰；離性言情，珠亡櫝在。撰質性篇。

洪範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爲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爲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僞中行者亂三爲四，抑且僞狂僞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爲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卽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爲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爲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

○無界限也。

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僞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卽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二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爲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

○易家人。 ○書舜典。

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爲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傑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卽小而喻大，弔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眦，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

○彤弓，湛露，詩經小雅篇名。左傳文公四年：『衛寧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蓋寧武子以爲二詩乃天子爲諸侯所賦，非諸侯爲鄰國大夫所應賦也。○孟子：『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惠施，戰國宋人。

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皜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賈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託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已貧賤也，人高第而已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爲是不得志，而思託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入而下，所謂『齊心同所願，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弔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敍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然而自命爲騷者，且紛紛矣。

○見離騷經。

○均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皜，音皜，潔白也。

○古詩十九首語。原文而作俱。

○離

騷篇名。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爲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爲然，吾不慍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大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又何爲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託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聖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適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爲達觀以略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爲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卽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皂隸，亦未聞其必虧○有用也。豕腹饜饜，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餘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辯者，智有餘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

○齊物論，莊子篇名。其旨在一小大，齊彭殤。

○莊子天下篇語。

○見莊子寓言篇。註謂寓，寄也。以

人不信己，故託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也。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

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

○天下篇語。稠音調。稠適，謂調順通達也。

○與祈通。

而鱗鱉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羆狸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託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爲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爲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敖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託中行而言性天，剽僞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

○同蜎蟻。○毗音皮，(夕一)莊子，『大怒邪毗於陽，大喜邪毗於陰。』註，毗，助也，又并也。○沴音麗。(夕一)害也。○音門，(夕一)汶汶，汗辱也。○倪同睨。敖倪，視貌，謂不與物競也。

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慍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苟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爲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遊，餐霞飲瀧[⊖]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後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禮記檀弓：『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

論語：『發憤忘食，樂以忘憂。』[⊖]音械，（十一五）露也。

黠

陋

取蒲於董澤，承考於長楊，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賓，狗名而忘實，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苟以爲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其次，畏名而不妄爲，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爲功也。最下，狗名而忘實。

○黠音轄，(T-Y)狡也。○左傳宣公十二年，『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董澤爲產蒲之地。旣，盡也，言用之不可盡也。○父死曰考。○長楊漢宮名。揚雄作長楊賦以諷帝，後人謂其諷一而勸百。

取蒲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尙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己所爲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爲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爲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構，且其所本者，並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鎔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後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旣爲集中之傳記，卽非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以備後人之刪述，庶幾得當焉。黠於好名而陋於知

○漢書司馬遷傳：『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籒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而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大漢。』

意者，窺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焉；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見史家之因襲，而點次其文爲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厯算，[○]家有其書矣。哀錄厯議，書盈二卷，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爲傳而入文集，何爲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範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災祥，精於校讐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美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以漢書爲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鼗鼓之陳也。今爲梅朱作傳者，似羨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玷^④以爲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

[○]梅文鼎，字定九，清宣城人，專精算學，所著天算書八十餘種，卽梅氏叢書。

[○]朱震亨，字彥修，元人。

學者尊之曰丹溪翁，精於醫理，所著有格致餘論，局方發揮，金匱鈎玄等書。

[○]古者國有大事，夜則

用薪燃火以照衆，謂之庭燎。其數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④反爵之玷，築土爲之，在兩楹

之間。飲酒行獻酬之禮畢，則反爵於其上，乃諸侯之禮也。

授受，子術專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苟可獵取菁華，以爲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有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後，史遷班固，俱世爲史，而談彪之業，亦略見於遷固之敘矣。後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歛歛，以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後傳，原委具存，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後人之所言，致啓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既非有意爲略，而班固之

○後漢書班彪列傳，記彪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漢書元帝紀贊，應劭註稱元成

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贊中之臣係彪自稱之詞。又章賢，翟方進，元后三傳亦俱稱「司徒掾班彪曰。」

○鄭樵於通志總序痛詈固全無學術專事剽竊。

述彪，亦非好爲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略而爲漏，溢而爲誣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己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己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卒爲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自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率爾見哂矣。况稱述其親，乃爲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後，史臣爲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有世德，史臣爲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遊觀，而末寓

○張湯，漢人，武帝時，拜太中大夫，以善治獄聞。後拜御史大夫，爲朱買臣等所陷，自殺。子安世，字子孺，

昭帝時，封富平侯，官至大司馬。漢書張湯列傳贊，謂「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

○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諸儒稱爲關西孔子。漢安帝時爲太尉，以廉直著稱，被讒自殺。子秉，字叔節，

秉子賜，字伯獻，賜子彪，均官至太尉。後漢書稱其累葉載德。○上林賦，司馬相如撰。

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稱親者一歟？

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敘詩，申明六義，蓋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倣詩序而爲者歟？讀書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矣，訓誥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誥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爲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託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聞之大略，乃使後人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誥之遺也。乃觀論著

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爲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後世文集，應人請而爲傳誌，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爲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爲敷張揚厲以諛己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爲世楷，不得吾子爲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苟得吾子一言，後世所徵信焉。已則多方辭讓，人又搏頹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揭先投，入座寒溫，包苴後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誌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爲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苟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卽以文集爲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爲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酬酢給求之文爲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耆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誌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

○隋書經籍志有海內先賢傳，四海耆舊傳，兖州先賢傳，徐州先賢傳，交州先賢傳，益部耆舊傳，陳留耆舊傳等，今多不傳。

○拾遺記，苻秦方士王嘉撰，語多荒誕。搜神記，晉干寶撰，多言神怪。

○歐陽

修，字永叔，曾鞏，字子固，皆宋人，以文章著稱。

不得身當史任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爲碑銘序述諸體，卽不得不爲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可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託，以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羣相誇詡，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誌不可也。碑誌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爲碑誌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爲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尙恨託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餘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

○宋太祖時，薛居正撰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後稱舊五代史。仁宗時，歐陽修以其繁猥失實，重加修定爲七十五卷，爲新五代史。○見答崔立之書。○春秋時楚之樂人，優，倡優，孟，其字也。善摹人行動狀態。

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誌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賸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爲文望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曠，○里之醜婦，美而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西施，春秋時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曠，皮銀切（文一），心恨額蹙也，亦作挈，語見莊子。

俗 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諺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毀，平淮西碑本未略李愬功，歐陽辨師魯之誌，從古解人鮮矣。

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爲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凄悲，豈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

唐憲宗時，淮蔡作亂。時裴度爲相，力請討賊。既平，命韓愈撰平淮西碑。愈歸功裴度。時李愬率軍入蔡，憤不能平，愬妻爲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去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歐陽修作尹師魯墓誌，其門生親友多謂其太簡，羣加指摘，修特撰論尹師魯墓誌一文以辨之。

朱筠，字竹君，號笥河，清大興人，爲實齋先生之師。著有笥河集。

呂元龍，字鱗洲，一字慕堂，大興人。

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而議之。

又爲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間，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答甥撻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

余嘗爲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敘城久頽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勸入緩工。今則爲日更久，圯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閱者，以謂碑敘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勸緩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爲是說，不約而同。

又嘗爲人撰節婦傳，則敘其生際窮困，親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毋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僕數矣。亦

間有情形太過，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

又爲朱先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爲極盛。』而
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後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
又爲梁文定○較注年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
必委曲以得其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
其節，非真敬也。』

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
言矣。

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或懷挾偏心，
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誅，天譴所必
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無

○梁國治，字階平，清乾隆進士，卒諡文定。

疵，殆如詩賦必諧平仄，而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爲醇厚著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雖曰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爲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默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古文公式

古文體制源流，初學入門，當首辨也。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抃[○]奏議，文無增損，其下卽綴銘詩。此乃漢碑常例，見於金石諸書者，不可勝載。卽唐宋八家文中，如柳子厚壽州安豐孝門碑，亦用其例，本不足奇。王介甫[○]詫謂是學史記諸侯王年表，真學究之言也。李耆卿謂其文學漢書，亦全不可解。此極是尋常耳目中事，諸公何至怪怪奇奇，看成骨董。且如近日市井鄉閭，如有利弊得失，公議興禁，請官約法，立碑垂久，其碑卽刻官府文書，告諭原文，毋庸增損字句，亦古法也。豈介甫諸人，於此等碑刻，猶未見耶！當日王氏門客之訾摘駭怪，更不直一笑矣。

[○]趙抃，字閱道，卒諡清獻。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神宗時爲相，倡議變法。文章亦著名。

以文辭而論，趙清獻請修表忠觀原奏，未必如蘇氏碑文之古雅。史家記事記言，因襲成文，原有點竄塗改之法。蘇氏此碑，雖似鈔繕成文，實費經營裁製也。第文辭可以點竄，而制度則必從時。此碑篇首『臣抃言』三字，篇末『制曰可』三字，恐非宋時奏議上陳，詔旨下達之體，而蘇氏意中，揣摩秦本紀『丞相臣斯昧死言』及『制曰可』等語太熟，則不免如劉知幾之所譏『貌同而心異』也。

余昔修和州志，有乙亥義烈傳，專記明末崇禎 ① 八年，闖賊 ② 攻破和州，官吏紳民男婦殉難之事，用記事本末之例，以事爲經，以人爲緯，詳悉具載，而州中 是非闕起。蓋因闖賊 怒拒守而屠城，被屠者之子孫，歸咎於創議守城者，陷害滿城生命；又有著論指斥守城者，部署非法，以致城陷，甚至有誣創議守城者，縋城欲逃，爲賊擒殺，並非真殉難者。余搜得鳳陽巡撫朱大典 ③ 奏報和州 失陷，官紳

① 明莊烈帝年號。

② 明末流寇李自成自稱闖王，後建號大順，攻陷北京。

③ 字延之，明末殉難。

殉難情節，乃據江防州同申報轉據同在圍城逃脫難民口述，親目所見情事，官紳忠烈，均不可誣。余因全錄奏報，以爲是篇之序。中間文字點竄，甚有佳處；然篇首必云：崇禎九年二月日，巡撫鳳陽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朱大典謹奏，爲和城陷賊，官紳殉難堪憐，乞賜旌表，以彰義烈事。其篇末云：『奉旨覽奏，憫惻，該部察例施行。』此實當時奏陳詔報式也。或謂中間奏文，既已刪改古雅，其前後似可一例潤色。余謂奏文辭句，並無一定體式，故可點竄古雅，不得事理；前後自是當時公式，豈可以秦漢之衣冠，繪明人之圖像耶？

蘇氏表忠觀碑，前人不知，而相與駭怪，自是前人不學之過。蘇氏之文，本無可議；至人相習而不以爲怪，其實不可通者，惟前後不遵公式之六字耳。夫文辭不察義例，而惟以古雅爲狗，則『臣抃言』三字，何如『岳曰於』三字更古；『制曰可』三字，何如『帝曰俞』三字更古？舍唐虞而法秦漢，未見其能好古也。

汪鈍翁○撰睢州湯烈婦旌門頌，序首錄巡按御史奏報，本屬常例，無可訾亦無足矜也。但汪氏不知文用古法，而公式必遵時制，秦漢奏報之式，不可以改今文也。篇首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此又讀表忠觀碑『臣抃言』三字太熟，而不知蘇氏已非法也。近代章奏，篇首敍銜，無不稱姓，亦公式也。粹然何姓，汪氏豈可因摩古而刪之。且近代章奏銜名之下，必書『謹奏』，無稱『言』者。一語僅四字而兩違公式，不知何以爲古文辭也？

婦人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曰張曰李可也。近代官府文書，民間詞狀，往往舍姓而空稱曰氏，甚至有稱爲該氏者，誠屬俚俗不典。然令無明文，胥吏苟有知識，仍稱爲張爲李，官所不禁，則猶是通融之文法也。汪氏於一定不易之公式，則故改爲秦漢古款，已是貌同而心異矣。至於正俗通行之稱謂，則又偏舍正而

○汪琬，字茗文，號鈍菴，晚號堯峰，清順治進士。又與魏禧侯方域齊名，號三家，有鈍翁前後類稿，堯峰

詩文鈔。

狗俗，何顛倒之甚耶？結句又云『臣謹昧死以聞』亦非今制。汪氏平日以古文辭高自矜詡，而庸陋如此，何耶？

汪之序文，於『臣粹然言』句下，直起云『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明末李自成之亂』云云，是亦未善。當云『故明睢州諸生湯某妻趙氏，值李自成之亂』於辭爲順。蓋突起似現在之人，下句補出『值明末李自成』文氣亦近滯也。學文者當於此等留意辨之。

古文十弊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黠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輿朱先生作

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床，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褻，躬親薰濯。其事既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芥蒂，何有嫌疑？節母既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幹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剗○成瘡疥，不免愈濯愈痕癢矣。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剗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

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

○音介帝。漢書賈誼傳註，小鯁也。

○音腕，(又弓)削也。

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於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壻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尙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誤聞以爲壻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敘一人之行事，尙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敘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官名，屬地官，掌萬民之判合者。

○禮記篇名。

○謂情律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敍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竭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人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終篇有二：『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履。」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尙

○見孟子。○見論語。

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耶？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惡○矣！又有江湖遊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旣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女育切，音胸（广），慚也。

○服虔，字子慎，後漢人，作春秋左氏傳解。鄭玄，字康成，亦後漢人。受業

於馬融，所著書凡百餘萬言。今存者有毛詩箋，周禮，儀禮，禮記註等。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杜浦，字子美，號杜陵布衣，又號少陵野老。在唐代均以善詩著稱。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尙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立朝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侈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親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固然也。我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敍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

○晉帝姓司馬，當時稱司馬之官爲典午，蓋典訓司，午屬馬也。其後因以典午稱晉。○剛直不屈也。

後漢董宣爲洛陽令，殺湖陽公主蒼頭。光武使小黃門持宣，使拜主。宣兩手據地，不肯俯。帝勅曰：「強

項令出！」○名胤禎，廟號世宗，年號雍正。在位十三年。○循，順也，言順理守法之吏也。史記有循

吏傳，後史因之。

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

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勳詳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非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讒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歎惜，但文昌徇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侈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誌，○中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

○蔣雍植，字秦樹，號漁村，又號待園。充平定、準噶爾方略館纂修。方略載西事始末，自車楞、車楞烏什

阿穆爾、撒納款關至擒達瓦齊，著定伊犁爲正編，先後誅大小利卓木，回部悉平，經理西南屯田諸務

爲續編。全書共一百七十二卷，總撰官爲大學士傅恆。

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撫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廁鼠。○推微知著，固智士之玄

○好自夸大之人。

○史記陳丞相世家，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

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史記李斯列傳，斯『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

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中，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乎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機；搜間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頰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是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世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旣暨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卽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

○晉顧愷之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或問之。

顧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①之傳，曹昭②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③鴻案④，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⑤丸熊⑥？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

①列女傳，漢劉向作。

②班昭，固之妹。適曹世叔，故又稱曹昭。夫亡，和帝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之。

號曹大家。作女誡女章。

③漢鮑宣妻少君，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④漢梁鴻與妻孟光，夫婦相敬，舉案齊眉。

⑤宋歐陽修少孤，母教之學，家貧，以荻畫地作書。

⑥柳仲鄧嗜學，母韓，丸熊膽以助其勤。

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鷓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

○鷓音盪。(一)船頭畫鷓，故稱船頭爲鷓首。○婪羅合切，音嵐(夕弓)婪尾，猶言末尾也。

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習陋成風，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日：時文可以評選，古人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焉。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詡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

異。○本作槩楮，正邪曲之器。揉曲者曰槩，正方者曰楮。楮或作括，括字誤。但此處似有簡略之意，與本義

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覓矣。』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漢書敘傳，『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

史 德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昔者劉氏子元，蓋以是說謂足盡其理矣。雖然，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義則夫子自謂竊取之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爲學也，辭采以爲才也，擊斷以爲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雖劉氏之所謂才學識，猶未足以盡其理也。

夫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解買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抉擇，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處士而進奸雄，排死節而飾主闕，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

史德。

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粹，大賢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猶患於心術，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當也。以此責人，不亦難乎？是亦不然也。

蓋欲爲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

○魏收，字伯起，北齊人。奉詔撰魏史，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以是衆怨沸騰，時有穢史之號。○沈約，字休文，梁人。撰晉書一百二十卷，又

奉勅撰宋書百卷。

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達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卽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毘於陽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溺，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樸華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

有關雌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

史遷百三十篇，報任安書所謂『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謂『紹名世，正易傳，本詩書禮樂之際，』其本旨也。所云發憤著書，不過敘述窮愁，而假以爲辭耳。後人泥於發憤之說，遂謂百三十篇，皆爲怨誹所激發，王允○亦斥其言爲謗書。於是後世論文，以史遷爲譏謗之能事，以微文爲史職之大權，或從羨慕而倣效爲之，是直以亂臣賊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筆削，不亦悖乎？今觀遷所著書，如封禪之惑於鬼神，平準之算及商販，孝武○之秕政也。後世觀於相如之文，○桓寬○之論，何嘗待史遷而後著哉？遊俠貨殖○諸篇，

○即春秋也，春秋開端書『元年春王正月』○字子師，後漢人。○封禪書，平準書，皆史記八書之一。

○漢武帝，名徹，景帝中子。○司馬相如有封禪文，頌武帝封禪之事。○寬字次公，漢宣帝時

舉爲郎，嘗著書數萬言，推行鹽鐵之議，後通稱鹽鐵論。○遊俠列傳，貨殖列傳，均爲史記列傳之一。

不能無所感慨，賢者好奇，亦洵有之。餘皆經緯古今，折衷六藝，何嘗敢於訕上哉？朱子嘗言離騷不甚怨君，後人附會有過，吾則以謂史遷未敢謗主，讀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軻，怨誹及於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誅，又何著述之可傳乎？夫騷與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懷於三代之英，而經緯乎天人之際者也。所遇皆窮，固不能無感慨，而不學無識者流，且謂誹君謗王，不妨尊爲文辭之宗焉，大義何由得明，心術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詩可以興。』○說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

○見論語。

史 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史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爲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議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

[○]周官中各官均有府若干人，史若干人，胥若干人，徒若干人。[○]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均屬春官宗伯。

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

○太宰，司會，皆屬天官冢宰。

○曾鞏，字子固，宋人，學者稱爲南豐先生。語見南齊書目錄序。

○見

論語。

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
○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詮，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聖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章也。

①至③均見論語。

傳曰：『禮時爲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爲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爲鬪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卽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迹也。故無志於學，則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爲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難

○見禮記禮器篇。

○見中庸。

○帶與巾也。揚雄法言。

『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

帨。』

○絺，敕伊切，音螭（彳），細葛也，絺繡，言以細葛爲質，而施以采色也。

○卽猜謎之類。

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爲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爲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爲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爲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爲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爲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戕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

○見中庸。戕同災。

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爲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爲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聖王之道，得其彷彿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奕，次也，謂世次相續也。

○黃帝妃嫫祖，爲西陵氏之女，後世稱其始作蠶桑。

方志立三書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倣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倣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倣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合而爲一，尤不可也。懼人以謂有意創奇，因假推或問以盡其義。

或曰，方志之由來久矣，未有析而爲三書者，今忽析而爲三，何也？曰，明史學也。賈子[○]嘗言古人治天下，至纖至析，余考之於周官，而知古人之於史事，未嘗不至纖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乘，魯春秋，楚檮杌之類，是一國之全史

[○]賈誼。

也。而行人[○]又獻五書，太師[○]又陳風詩，詳見志科議，此但取與三書針對者。是王朝之取於侯國，其文獻之徵，固不一而足也。苟可闕其一，則古人不當設是官；苟可合而爲一，則古人當先有合一之書矣。

或曰，封建罷爲郡縣，今之方志，不得擬於古國史也。曰，今之天下，民彝物則，未嘗稍異於古也。方志不得擬於國史，以言乎守令之官，皆自吏部遷除，旣已不世其家，卽不得如侯封之自紀其元於書耳。其文獻之上備朝廷徵取者，豈有異乎？人見春秋列國之自擅，以謂諸侯各自爲制度，略如後世割據之國史，不可推行於方志耳。不知周官之法，乃是同文共軌之盛治，侯封之稟王章，不異後世之

[○]小行人，屬秋官司寇。五書者，萬民之利害爲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悖逆暴亂作

惡總犯令者爲一書，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

[○]太師屬春官宗伯。

郡縣也。

古無私門之著述，六經皆史也。後世襲用而莫之或廢者，惟春秋詩禮三家之流別耳。紀傳正史，春秋之流別也；掌故典要，官禮之流別也；文徵諸選，風詩之流別也。獲麟絕筆以還，後學鮮能全識古人之大體，必積久而然後漸推以著也。馬史班書以來，已演春秋之緒矣。劉氏○政典，杜氏通典，始演官禮之緒焉。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並取括代爲書，互相資證，無空言也。

或曰，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書詩與春秋也。』今論三史，則去書而加禮，文中之說，豈異指歟？曰：書與春秋，本一家之學也。作書雖不可盡信，編年蓋古有之矣。書篇乃史文之別具，古人簡質，未嘗合撰紀傳耳。左氏以傳翼經，則合

○劉秩，字祚卿，知幾子，撰有政典。○王通。

爲一矣，其中辭命，卽訓誥之遺也；所徵典實，卽貢範之類也。古周書訖平王，秦誓乃附侯國之書，而春秋託始於平王，明乎其相繼也。左氏合而馬班因之，遂爲史家一定之科律，殆如江漢分源而合流，不知其然而然也。後人不解，而以尙書春秋分別記言記事者，不知六藝之流別者也。若夫官禮之不可闕，則前言已備矣。

或曰，樂亡而書合於春秋，六藝僅存其四矣。旣曰六經皆史矣，後史何無演易之流別歟？曰：古治詳天道而簡於人事，後世詳人事而簡於天道，時勢使然，聖人有所不能強也。上古雲鳥紀官，○命以天時；唐虞始命以人事。堯典詳命羲和，○周官保章，○僅隸春官之中秩，此可推其詳略之概矣。易之爲書也，開物成務，聖人神道設教，作爲神物，以前民用，羲農黃帝不相襲，夏商周代不相沿，蓋與

○左傳昭公十七年，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

○羲氏和氏，堯時主曆象授時之官。

○保章氏掌天星，屬春官宗伯。

治曆明時，同爲一朝之創制，作新兆人之耳目者也。後世惟以頒曆授時爲政典，而占時卜日爲司天之官守焉。所謂天道遠而人事邇，時勢之不得不然，是以後代史家，惟司馬猶掌天官，而班氏以下，不言天事也。

或曰，六經演而爲三史，亦一朝典制之鉅也。方州蕞爾之地，一志足以盡之，何必取於備物歟？曰：類例不容合一也。古者天子之服，十有一章，公侯卿大夫士，差降，至於玄裳一章，斯爲極矣。然以爲賤，而使與冠履并合爲一物，必不可也。前人於六部，卿監蓋有志矣，然吏不知兵，而戶不侵禮，雖合天下之大，其實一官之偏，不必責以備物也。方州雖小，其所承奉而施布者，吏、戶、禮、兵、刑、工，無所不備，是則所謂具體而微矣。國史於是取裁，方將如春秋之藉資於百國寶書也。

○史記敘傳，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又，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上公九章，

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又何可忽歟？

或曰，自有方志以來，未聞國史取以爲憑也。今言國史取裁於方志，何也？曰，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遊乞，隨俗應酬而已耳。搢紳先生每難言之。國史不得已而下取於家譜誌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求諸野也。然而私門撰著，恐有失實，無方志以爲之持證，故不勝其考覈之勞，且誤信之弊，正恐不免也。蓋方志亡而國史之受病也久矣。方志既不爲國史所憑，則虛設而不得其用，所謂『觚不觚』[⊖]也，方志乎哉！

或曰，今三書並立，將分向來方志之所有而析之歟，抑增方志之所無而鼎

⊖語見論語。

立歟？曰：有所分，亦有所增，然而其義難以一言盡也。史之爲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牘，皆不可用，然捨是二者，則無所以爲史矣。孟子曰：其事，其文，其義，春秋之所取也，卽簿牘之事，而潤以爾雅之文，而斷之以義，國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別也。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膚，義者其精神也。斷之以義而書始或家，書必成家，而後有典有法，可誦可識，乃能傳世而行遠。故曰：志者志也，欲其經久而可記也。

或曰：志旣取簿牘以爲之骨矣，何又刪簿牘而爲掌故乎？曰：說詳亳州掌故之例議矣。今復約略言之：馬遷八書，○皆綜覈典章，發明大旨者也。其禮書例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史部書志之通例也。馬遷所指爲有司者，如叔孫○朝儀，韓信○軍法，蕭何○律令，各有官守，而存其掌故，史文不能一概而收耳。惜

○八書，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

○叔孫通爲漢高祖定朝儀。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

貴。』史記禮書稱叔孫通於秦代之禮頗有所增益減損。

○漢書藝文志兵家有韓信三篇。○漢

書刑法志稱相國蕭何摭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無劉秩杜佑其人，別刪掌故而裁爲典要，故求漢典者僅有班書，而名數不能如唐代之詳，其效不同也。則別刪掌故以輔志，猶唐書之有唐會要。○宋史之有宋會要，○元史之有元典章，○明史之有明會典④而已矣。

或曰，今之方志所謂藝文，置書目而多選詩文，似取事言互證，得變通之義矣。今必別撰一書爲文徵，意豈有異乎？曰，說詳永清文徵之序例矣。今復約略言之：志旣倣史體而爲之，則詩文有關於史裁者，當入紀傳之中，如班書傳志所載漢廷詔疏諸文可也。以選文之例而例藝文，亦如宋文鑑可合宋史爲一書，元文類可合元史爲一書，夫與紀傳中所載之文，何以別乎？

○唐會要一百卷，宋王溥撰。

○宋王珪撰國朝會要三百卷，虞允文又撰續國朝會要三百卷，今俱

不傳。

○四庫提要書目有元典章前集六十卷，附新集，不著撰人名氏。

④明會典一百八十卷，明

宏治年間李東陽、焦芳、楊廷和等奉勅撰。

或曰，選事倣於蕭梁文選，文苑英華，○與唐文粹，○其所由來久矣。今舉文鑑文類始演風詩之緒，何也？曰，文選文苑諸家，意在文藻，不徵實事也；文鑑始有意於政治，文類乃有意於故事，是後人相習久而所見長於古人也。

或曰，方州文字無多，既取經要之篇入紀傳矣，又輯詩文與志可互證者，別爲一書，恐篇次寥寥無幾許也。曰，既已別爲一書，義例自可稍寬，卽文鑑文類，大旨在於證史，亦不能篇皆繩以一概也，名筆佳章，人所同好，卽不盡合於證史，未嘗不可兼收也。蓋一書自有一書之體例，詩教自與春秋分轍也。近代方志之藝文，其猥濫者毋庸議矣；其稍有識者，亦知擇取其有用，而慎選無多也。不知律以史志之義，卽此已爲濫收，若欲見一方文物之盛，雖倍增其藝文，猶嫌其隘矣；不

○宋太平興國中，李昉，扈蒙，徐鉉，宋白等奉敕編。後又命蘇易簡，王祐等參修。其書起於梁末，以續文選，分類體例亦略同，凡一千卷。○宋姚鉉編。其書刪掇文苑英華而稍附益之，凡一百卷。

爲專輯一書，以明三家之學，進退皆失所據也。

或曰，文選諸體無所不備，今乃歸於風詩之流別，何謂也？曰，說詳詩教之篇矣。今復約略言之：書曰，『詩言志』，古無私門之著述，經子諸史，皆本古人之官守，詩則可以惟意所欲言。唐宋以前，文集之中無著述，文之不爲義解，經學傳記，史學論撰，子家諸品者，古人始稱之爲文；其有義解，傳記，論撰諸體者，古人稱書，不稱文也。蕭統文選，合詩文而皆稱爲文者，見文集之與詩同一流別也。今倣選例而爲文徵，入選之文，雖不一例，要皆自以其意爲言者，故附之於風詩也。

或曰，孔衍有漢魏尙書，王通亦有續書，皆取詔誥章疏，都爲一集，亦文選之流也。然彼以衍書家，而不以入詩部，何也？曰，書學自左氏以後，并入春秋，孔衍王通之徒，不達其義而強爲之，故其道亦卒不能行。譬猶後世濟水已入於河，而泥

禹貢者，猶欲於榮澤陶邱濬故道也。

或曰，三書之外，亦有相仍而不廢者，如通鑑之編年，本末之紀事，後此相承，當如俎豆之不祧矣。是於六藝，何所演其流別歟？曰：是皆春秋之支別也。蓋紀傳之史，本衍春秋家學，而通鑑卽衍本紀之文而合其志傳爲一也。若夫紀事本末，其源出於尙書，而尙書中折而入於春秋，故亦爲春秋之別也。馬班以下，代演春秋於紀傳矣；通鑑取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紀事本末，又取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而因事命篇，不爲常例，轉得尙書之遺法，所謂事經屢變而反其初，賁飾所爲受以剝，剝窮所爲受○以復也。譬燒丹砂以爲水銀，取水銀而燒之，復爲丹砂，卽其理矣。此說別有專篇討論，不具詳也。此乃附論，非言方志。

○易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或曰，子修方志，更於三書之外，別有叢談一書，何爲邪？曰：此徵材之所餘也。古人書欲成家，非誇多而求盡也。然不博覽，無以爲約取地。旣約取矣，博覽所餘，攔入則不倫，棄之則可惜，故附稗野說部之流而作叢談，猶經之別解，史之外傳，子之外篇也。其不合三書之目而稱四，何邪？三書皆經要，而叢談則非必不可闕之書也。前人修志，則常以此類附於志後，或稱餘編，或稱雜誌，彼於書之例義，未見卓然成家，附於其後，故無傷也。旣立三家之學，以著三部之書，則義無可借，不如別著一編爲得所矣。漢志所謂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亦采風所不廢云爾。

○漢書藝文志如淳註，細米爲稗，街談巷議，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

史篇別錄例議

編年紀傳，同出春秋；二家之書，各有其利與弊。劉知幾論之詳矣。古書無多，讀者精神易徹，故利易見而弊不甚著。後史江河日廣，攬挹不易周詳，利故未能遠領，而弊則至於不可勝言。是以治書之法，不可不熟議也。

紀傳之書，類例易求而大勢難貫。劉知幾謂一事分書，或著事詳某傳，或標互見某篇，不勝繁瑣，以爲弊也。不知馬班勣例，已不能周，後史相沿，皆其顯而易見者耳。倘使通覈全書，悉用其例，則不至於紀傳互殊，前後矛盾，如校勘諸家所糾舉者矣。劉氏不知其弊，正由推例未廣，顧反以爲繁瑣，所議未爲中其弊也。

春秋經傳不出一人，遷史以下，皆自以紀傳爲經緯矣。傳以詳紀，其文別自爲篇可也。一篇之中，文辭自相委屬，其體乃清。忽著事詳某傳，忽標互見某篇，於事雖曰求全，於文實爲隔閡。前此經傳子史，命辭無此例也。夫以局中之言，俾人循辭以得事；忽參局外之語，又復使人覈事以參辭；勢有未安，故劉氏以啟其議爾。

史家自注之例，或謂始於班氏諸志，其實史遷諸表已有子注矣。表志中有名數，不係屬辭，故大書分注，其道易行。紀傳自以純體屬辭，例無自注。故歷史紀傳，凡事涉互詳，皆以旁注之義，同入正文。習久不察其非，無人敢於糾正，則有委巷小說，流俗傳奇，每於篇之將終，必曰『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此誠搢紳先生鄙棄弗道者矣。而推原所受，何非事具某篇之作俑歟？

史以紀事者也；紀傳之史，事同而人隔其篇，猶編年之史，事同而年異其卷也。左氏年次正文，忽入詳具某年之句，人知無是理也。馬班紀傳正文，遽曰詳具某人之傳，何以異乎？然杜氏○之治左也，於事之先見者，注曰爲某年某事張本；於事之後出者，注曰事見某公某年。乃知子注不入正文，則屬辭旣無扞格，而覈事又易周詳，斯無憾矣。馬班未見杜氏治左之例，而爲是不得已，後人蓋亦知所變通歟？

史以紀事者也；紀傳紀年，區分類別，皆期於事有當而已矣。今於紀傳之史，取其事見某傳互見某篇之類，以其紊入正文，隔闕屬辭義例，因而改爲子注，洵足正史例矣。而於史之得以稱事而無憾，猶未盡也。一朝大事，不過數端；紀傳名篇，動逾百十。不特傳文互涉，抑且表志載記，無不牽連；逐篇散注，不過使人隨事

○杜預，字元凱，晉人，作春秋左傳集解。

依檢，至於大綱要領，觀者茫然。蓋史至紀傳而義例愈精，文章愈富，而於事之宗要愈難追求，觀者久已患之。故於紀傳之史，必當標舉事目，大書爲綱，而於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於其類附注篇目於下，定著別錄一編，冠於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挈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於此也。

紀傳之最古者，如馬班陳氏，各有心裁家學，分篇命意，不可以常例拘牽。如馬之老莊申韓，班之霍金，元后，陳之夏侯諸曹之類。春秋微隱，難以貌求，不有別錄以總其綱，則耳目爲微文所蔽，而事迹亦隱而不章矣。

○霍光，金日磾。

○漢元帝后，王莽之姑。

○三國志有諸夏侯曹傳，併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曹洪，曹

休，曹真，夏侯尚諸人爲一傳。

紀傳之次焉者，如晉隋。○新唐。○之書，雖不出於一手，人並效其所長，全書不免牴牾，分篇各有其篇。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固其道矣。不有別錄以總其綱，則同異因分手而殊，而載筆亦歧而難合矣。

紀傳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雜體猥，不可究詰。或一事而數見，或一人而兩傳。人至千名，卷盈數百，不有別錄以總其綱，則手目窮於卷帙之繁，而篇次亦混而難考矣。

夫別錄不特挈紀傳之要，而且救紀傳之窮。蓋史遷刪例，非不知紀傳分篇，事多散著，特其書自成家，詳略互見，讀者循熟其文，未嘗不可因此而識彼也。降

○隋書爲唐魏徵等撰。序論爲徵自作。本紀列傳，爲顏師古、孔穎達修述，而徵總其事。志三十，長孫無忌撰，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同修。○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等撰。

而晉隋降而宋元，史家幾忘書爲紀事，而作紀表志傳，將以經緯一朝之事，而直視爲科舉程式，胥吏案牘，所謂不得不然之律令而已矣。誠得以事爲綱，而紀表志傳之與事相貫者，各注於別錄，則詳略可以互糾，而繁複可以檢省；載筆之士，或可因是而恍然有悟於馬班之家學歟！

馬班篇敍之法亡，而後史乃於篇首爲目錄。劉知幾之譏范史也，謂其列傳題目，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然如劉氏所譏，則必書盡馬班家學，人皆裴應。○專攻，然後約舉篇名，首尾可挹，則范之繁注，誠多事矣。否則史傳浩繁，端緒難究。昔項羽言『書足以記姓名』，言其麤也。今書具而求其姓名，博雅之儒猶且難竟，

○裴駟，字龍駒，南朝宋人。採九經諸史音義，著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應劭，字仲遠，後漢人。顏師古註

漢書多引其文。

人至數千，卷盈累百，目錄子注，可以備尋檢而不能得其要領，讀之者知所苦也。作史者誠取目錄子注之意，而稍從類別區分，以爲人物之表焉，則列傳之繁不勝取，可以從併省者，殆過半而猶未已矣。此說別有專篇。表以緯之，別錄以經之，紀傳之末流，浸至於橫溢，非是經緯以爲之隄防焉，未有以善其後也。

紀傳苦於篇分，別錄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於年合，別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矣。蓋枉欲矯而直欲揉，歸於相濟而已矣。

紀傳之初，蓋分編年之事實而區之以類者也。類則事有適從而尋求便易，故相沿不廢；而紀傳一體，遂超編年而爲史氏之大宗焉。今之編年，則又合紀傳

之類從而齊之以年者也。春秋經世，編年實史之正體；而世以紀傳爲大宗，蓋取門類分而學者知所倫別耳。既合紀傳爲編年，而徇編年者遂忘其倫別，何以異於嘗酒而忘黍麴歟？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鄭氏以『綸』爲『論』，言論撰書禮樂施政事，則撰述之事，固取經緯相宣以顯其義者也。故散者欲其聯，而和者欲其節，凡以言乎其經綸也。杜氏之治左氏春秋也，集解隨文以經之，釋例○別類以綸之，春秋經世之旨，若杜氏其庶幾乎！杜氏生馬班之後，而左氏實爲編年之大宗；集解之書，蓋以編年之法治編年；釋例之書，則以紀傳之意治編年者也。後世注通鑑與詮綱目者，皆以集解爲宗，而不知有釋例之區別，比如有經而無綸，烏能

○杜預又有春秋釋例十五卷，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申以己意，與集解之隨文註解者不同。

爲組織哉！

杜氏釋例之書，今不得其全矣；其篇第之可見者，乃有世族公子諸篇，聯其屬系，則諸表之道；究其始終，則列傳之目也。又有地名盟會之篇，覈其壤域，則書志爲部；別以內外，則載記所分也。杜氏未曾求合於紀傳，而政治既深，其意自近於紀傳；殆猶縱經不可無橫緯，勢自有所必至耳。

紀傳神明，多得尙書之遺，如馬班諸家折衷六藝，成一家言，往往以意命篇，不爲常例。後人不達微言，或反以爲譏耳。必如元氏科錄，○則流而爲類書之摘

○元暉，字景襲，後魏拓拔遵曾孫。孝明帝時，官尙書左僕射。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科錄。

比，胥吏之簿籍，布密殆如算子，不得法外之微意矣。至如東觀○以後，集衆修書，則又不可無繩準也。是則同一紀傳，亦有區分。微言爲著書之宗旨，類例爲治書之成法，固各有其當也。

今爲編年而作別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勳戚，將相，節鎮，卿尹，臺諫，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別其名，注其見於某年爲始，某年爲終，是亦編年之中可尋列傳之規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分品目，注其終始年月，是又編年之中可尋書志之矩則也。至於兩國聘盟，兩國爭戰，亦可約舉年月，繫事隸名，是又於編年之中可尋表歷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爲終始者，則於其始見也注其終詳某帝，於其終也注其

○東觀漢記，隋書經籍志稱漢長水校尉劉珍撰，四庫提要以爲初創於班固，陳宗孟異，一續於劉珍，李尤，劉駒餘，再續於伏無忌，黃景，邊韶，崔寔，朱穆，曹壽，延篤，更由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等補之。

始詳某帝可也。其有更歷數朝，倣其意而推之可也。必以每帝爲篇而不總括全代者，春秋分紀十二，○傳亦從而分焉。林氏諸國興廢，○亦隨代而著錄，取其近而易覈，義較前人爲長爾。

編年之史，能徑而不能曲，凡人與事之有年可紀，有事相觸者，雖細如芥子必書。其無言可紀與無事相值者，雖鉅如泰山不得載也。左氏春秋之記夫子，且不如鄭僑○晉胙④之詳，其勢然也。是故以編年之法治紀傳則有餘，以紀傳之例治編年，則類例不能無所缺矣。儒林列女之篇，文苑隱逸之類，紀傳之所必具，而編年不必皆有其人，別錄但當據其有者而著之，不能取其無者而補之，此則一書自有其義例，毋庸強編年以全同於紀傳也。

○春秋起隱公，訖哀公，凡十二君。○林堯叟字唐翁，宋人。著春秋左傳綱目，於十二公之始年，列十二國興廢。○鄭人，字子產。○晉人，字叔向。

班氏古今人表，○人皆詬之，其實不可厚非。別有專論，此不具論。此非班氏所能自爲，疑出漢世春秋經師相爲授受，意亦劉向世本○之屬也。班氏多傳劉學，故裁取以入史耳。史以紀事，事皆人之所爲，則人名乃史學要刪也。項羽未見史遷列傳，卽曰『書足以記姓名。』由是推之，古人爲春秋之學者，必有名字之書，人表殆其遺也。自名氏之書不得其傳，而史策焚其難治，編年紀傳交受其累者也。別錄之作，豈得已歟？

史以記人記事，而言辭亦未嘗不詳也。編年之史，多錄詔誥章奏，閒及書牘文檄，猶必與事相關，不重翰藻。至於紀傳之史，則辭賦雜文，浩如煙海。別錄區人與事，豈於言辭無所取歟？是當摘取篇名，別爲凡目，自成一類，殿於諸類之後，以

○漢書有古今人表，分秦以前人物爲九等，魏張晏譏其差違紛錯，明楊慎謂其以漢書而紀上古羣佐，自亂其體。○書凡二卷，今已佚。多記器物之始創作者及氏姓之所自出。

見本末兼該之旨也。

別錄之名，倣於劉向，乃是取七略之書部，撮其篇目，條其得失，錄而奏上之書，以其別於本書，故曰『別錄』。今用其名以治紀傳編年二家之史，亦曰『別錄』，非劉氏之旨也。蓋諸家之史，自有篇卷，目錄冠於其首，以標其次第。今爲提綱挈領，次於本書目錄之後，別爲一錄，使與本書目錄相爲經緯，斯謂之別錄云爾。蓋與劉氏之書同名而異用者也。

雜說上

夫書法之妙，藝林爭重；後人追溯，惟謹臨摩。臨則離形而得似，摩乃撫蹟以追神。要皆心具鑪錘，思通曲折，然後生同春煦，妙析秋毫。苟神妙難追，臨摩乏術，欲存故蹟，無踰雙鉤。雙鉤者，原於飛白，而不自爲主，略同撫摩而不運其筆；兩面夾描，中虛著墨，雖使不知書者細意鉤之，可使神明絕藝，纖渺無遺。文章之道，亦如是也。鍾王不世出而雙鉤不絕於天下，則謹守故蹟以待神明於鍾王之法者變而通焉。左馬不世出而掌故不絕於天下，則整齊故事以待神明於左馬之才者筆而削焉。此則自然之理也。乃今之言書法者不廢雙鉤，而矜文章者恥

○書體之一種，後漢蔡邕所作，其字筆畫枯槁而中空。

○鍾繇，字元常，魏人；王羲之，字逸少，晉人；子

獻之，字子敬，皆著名書家。

言掌故，動以作者自命，不肯謹拾聞見以待其人。是猶不能書者，見元常之巧妙，窺逸少之雄奇，而思奮筆追縱，以謂變化由我也，其不同於畫墁[○]也者亦幾希矣。

夫禮失者常求諸野，文勝者必反於質。雙鉤不擅書名而書賴以傳，文家必欲文名而真文喪矣。吾於文章一道存雙鉤之意者，得二家焉：一爲竺國[○]之經律，一爲官府之文移。夫其語必疊譚，[○]字無單著，寧周復而存質，無徑省以趨文。苟無左馬之才，而欲當前情事，如風可捕，似電可蹤，文人竭力追摹，不若彼二家之自然無失者矣。原彼二家創斯體例，聿求情理，翳豈無由。竺國經律，本出西域梵書。白馬[○]東來，華言譯受，名諱祕密，例故不翻。若取波羅揭諦，菩提薩哆之類，

[○]音纒（ㄌㄢˇ）牆壁之飾也。

[○]天竺，卽印度也。

[○]力延切，音連（ㄌㄢˊ）繁絮也。

[○]漢明帝遣

中郎將蔡愔等往西域求佛法，愔等至中天竺月氏國，奉佛像及佛經等，馱以白馬，於永平十年回至洛陽。帝爲建精舍，因名白馬寺。

凡未及翻者，對音洛誦，初不辨其云何。至於疊文周市，所謂無上妙覺，真實不虛等語，乃是循繹漢文，通其義意云爾，本質不如是也。使不周詳複折，則言語尙不可通，況文理乎？至於官府文移，所以約束期會，敷政出治，苟無定式，則事必擾亂，莫知適從。是以字有隸書，文稱刀筆。隸書取其簡易，刀筆明其判決。文字重規疊矩，不可一字游移，如官曰官員，吏云吏典，田稱田畝，房作房間，亦已不憚繁矣。至於錢穀則冊明四柱，舊管一，新收二，開除三，見在四，刑名則勘疊三重，刑部三覆奏文俱重疊，此皆有似雙鉤，復而不厭。苟使才人飾以黼藻，文士加以琢雕，則施之有政，達於其事，必有窒礙而不可行者矣。嗟乎，所貴文章，貴乎如其事也。乃文士興而事實亡，以爲才不及乎曷亦思彼竺國經律與夫官府文移，不必才者而後能也。所患知有文而不知所以爲文，譬若畫史徒善丹青而不必肖所圖者之形象矣。

雜說中

嵇生賦琴，從椅梧而詳及高岡；馬君賦，遂由竹筍而先徵幽谷。雖曰數典窮源，亦覺萬物本天，不免從同賦六合矣。先輩縱有沿流，後學未宜效也。六朝習尚，爭以郡望相高。記傳用之，全乖史法。其有史官撰碑，文士銘墓，敘人姓氏，亦必排偶其辭，溯厥淵源，追所自出。莫不上追三五，下逮春秋，采摭成文，鋪敘端委，其爲繁複，豈特梧岡筍谷而已哉？夫封建罷爲郡縣，姓氏合而不分。至於上古名號，春秋國族，並於譜牒之書，詳其授受。如張爲晉族，李出皋，支自世本以降，

○晉嵇康作琴賦，起句爲『惟椅梧之所生兮，記峻嶽之崇岡。』
○漢馬融作長笛賦，起句爲『惟鐘籠之奇生兮，於終南之陰崖。』
○通典氏族略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始有張氏。
○李氏

爲皋陶之後，世爲大理，以官命族爲理氏，李古字通，老子因祖爲理官以爲姓。

久有明文，則張李千載著稱，直書自見。今爲之文者，必援絳翼舊都，庭堅故號，如類書之記典實，策士之疏記誦，豈惟載薪荻以卻車，亦見積塵垢以盈橐者矣。

春秋比事屬辭，必徵其類；詩人抑揚詠歎，則興於物。文雖淺近，旨實闕深。孟子窮舍牛之心，可以推恩反本；史遷徵伯夷之怨，極於盜跖顏淵。比類參觀，甚資啓悟；一隅三反，文章不可勝用矣。夫義理精微，疏而剔之，恐人昧而不知也。情事顯白，指而示之，恐人習而不察也。要必有爲而發，則指月可以示人；如其無病而呻，雖抽蒲何益亡子邪？每見文士效贖，無端生慨。如敘婦女貞節，必痛斥鬚

○晉都。

○皋陶，字庭堅。

○楞嚴經

『如人以手指月示人，被人因指應當看月。若復觀指以爲月

體，此人定惟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爲明月故。』

④左傳宣公十二年：晉楚戰於郟。

楚囚知罃，其父知季以其族追之，魏錡爲御。每射，抽矢納於魏錡之箭房。魏錡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眉丈夫，述韋布綱常，○必力詆金貂卿相；○傳微賤名義，必苦訾詩禮名儒；以謂彼望重而不免隨流，此責輕而竟能樹立，因而歌且蹈足，憤至裂眦。君子觀之，不免千篇一律；貌雖似於古人，義實流於浮泛。歌哭雖殷，悲喜何有哉？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論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天物之大，品類之繁，此宜有而弗有。彼當然而不然，何可勝道？此如山海生植，雲霞變幻，事雖奇詭，理實尋常。偶舉爲證，於理無傷，必欲歷歷數之，則何可盡也？昔歐陽詠歎李氏，懲二臣也；○柳子激贊宋清，悲窮途之無與援也；○莊生歎異申徒屠，表德充之符也；○無莊生

○韋帶布衣，言服飾之麤陋也。

○漢時武臣所戴之冠，後凡侍從貴臣多用此語。

○歐陽修五代

史馮道傳敘稱嘗約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李氏寡婦，投宿旅舍，旅舍主人不許其宿，牽

其臂而出之，李氏引斧自斷其臂。歐陽氏引此，蓋所以愧二臣如馮道輩者。

○柳宗元有宋清傳，清

爲藥人，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

○莊子德充符篇，申

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以其爲兀者，不欲與之同出入。申徒嘉曰：人以其全足

笑吾，不全足者衆矣，兀受刖足之刑者也。

與歐柳之意，而但取婦女市儈殘疾之人，以衡天下之名教，且謂於是寄感慨，則感慨不可勝用矣。有病風者，索居一室，怒罵不休。或問其所仇毒，則曰：『余拙言辭，恐遇侮而口不給也，茲固貯蓄以備他日需爾。』若他人之感慨，其殆貯蓄歌泣以備他日之需者歟！近見文士爲人撰宗祠義學規例，序端毒口肆罵，世人不知睦族，與勉人進學以反襯之，真惡習也。又韓昌黎作柳子厚墓誌，敘其與劉禹錫交誼，至欲以柳易播，因痛詆當日交情反覆，落坑穽不救，反擠之又下石等語，亦有所爲而發，文亦激昂盡致，後人不解其故，而但賞其文，亦開肆酒罵座無病而呻之漸。

雜說下

『古文』之目，始見馬遷。名雖託於尙書，義實取於科斗。古者稱字爲文，稱文爲辭。辭之美者，可加以文，言語成章，亦謂之辭。口耳竹帛，初無殊別。春秋傳曰：『辭不可已。』易曰：『旨遠辭文。』鄭相口宣，叔向稱爲輯擇。則言語成章，可爲辭也。文周繫易，夫子贊辭爲文，則嘉尙其辭，乃爲文也。未有以所

○史記五帝本紀贊：『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索隱：『古文卽帝德帝系二書也。』○亦作蝌蚪，

蝦蟆子，古文書形似之。○說文序：『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

字者孳乳而生。』○易繫辭傳：『其旨遠，其辭文。』○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

以魯喪未見，子產使壞其館垣。晉使士文伯詰責。子產對之。晉侯乃見鄭伯，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詩曰：『辭之輯矣，民之輯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屬之辭卽稱爲文，於文之中又稱爲古者也。

自東京以還，訖於魏晉，傳記皆分史部，論撰沿襲子流，各有成編未嘗散著。惟是騷賦變體，碑誄雜流，銘頌連珠之倫，七林答問之屬，凡在辭流，皆標文號，後世始有文苑傳。魏文典論有論文篇，摯虞有文章流別，而碑文祭文，皆以文名，其類實繁。西漢如司馬相如封禪文，亦後人改題，本傳稱書，不稱文也。於是始以屬辭稱文，而文苑文選所由撰輯。彼時所謂文者，大抵別於經傳子史，通於詩賦韻言，斯則李苑姚粹，猶沿其例，覆檢部目，可得而言者矣。李苑，指李昉文苑英華，避上句文苑也。上句文苑，乃指梁時文苑，在文選之前。姚粹，乃唐文粹。

文緣質而得名，古以時而殊號。自六代以前，辭有華樸，體有奇偶，統命爲文，無分今古。自制有科目之別，士有應舉之文，制必隨時，體須合格，束縛馳驟，幾於

不勝。於是吾衰誰陳，太白慷慨於大雅；○於今何補，昌黎深悲於古人。○玉溪自恨○於慕游，劉伉希風於作者。師魯○之矯崑體；○永叔○之謝楊劉；○自後文無定品，俳偶卽是從時；學有專長，單行遂名爲古。古文之目，異於古所云矣。

宋元經義，明代始專；策論表判，有同兒戲。學者肄習，惟知考墨房行；皆四書文，師儒講求，不外蒙存淺達。皆四書講義。閒有小詩律賦，駢體韻言，動色相驚，稱爲古學。卽策論變調，表判別裁，亦以向所不習，名曰古文。斯則名實不符，每況愈

○李自古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見答崔立之書。○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唐人。

其樊南二集序中歷敘幕遊各處，自謂所爲文皆應求備卒，不足爲名。○尹洙，字師魯，宋人。宋史稱

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宋代楊億，劉筠，錢惟演等，

作詩學李商隱，溫庭筠，編唱和之詩爲西崑酬唱集，當時學者多效之，號西崑體，簡稱崑體。○歐陽

修字。○卽楊億，劉筠。

下，少見多怪，俗學類然。充其義例，異日科舉成文，改易他制，必轉以考墨房行爲古文矣。凡著述當稱文辭，不當稱古文。然以時文相形，不妨因時稱之。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①列子有楊朱之篇，②墨者述晏嬰之事，③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④荀卿非孟子之說，⑤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①韓非子解老喻老兩篇，均爲老子文句作解釋，但老子屬道家，而韓非則屬法家。②列子楊朱篇，皆記楊朱之言。③柳宗元讀晏子，謂墨氏之徒爲之。④見論語。⑤荀子有非十二子篇，謂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

○水名，在甘肅安西縣。史記，「嘗得神馬渥洼水中。」此處卽用爲神馬之稱。○論語，「爲命，裨諶

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子建，曹植字。植與楊德祖書：「丁敬

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知定吾文者耶？」

所補豈不大乎？

才之長短不可掩，而時之今古不可強。司馬遷述尚書左國之文，子子而不足，述戰國楚漢之文，恢恢而有餘，非特限於才，抑亦拘於時也。惟其並存而無所私，故聽人決擇而已不與也。

司馬遷襲尚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尚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

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詳釋通答客問，而一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詳方志篇，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受史官成法，詳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卻齊之辭，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魯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

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躋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疏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

○曹植與楊德祖書：『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笥，書箱。腹中所記之書籍比於書箱也。後漢書邊昭傳：『腹便便，五經笥。』○語均見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琳字孔璋，三國魏人，能文章，爲建安七子之一。洪，字子廉，魏文帝之從叔。魯人不識孔丘，魯人乃云：『我東家丘者，我知之矣。』

『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鷦雀假鵬鷖之翼，勢未舉而先躓矣，况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歟？蓋其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集之始於流別也，後人彙聚前人之作，欲以覽其全也，亦猶撰次諸子，卽人以名其書之意也。諸子之書，載其言，并記其事，以及他人之言其言者，而其人之

全可見也。文集萃其文，文章流別論，別著其事，文章志，以及他人之論其文者，文章論，故摯虞之流別，本與文章志論三書相輔而行也，則其人之全亦可見也。今無摯氏之三書，而編次卓然不朽之文集，則關其人之行事，與人之言其言，與論其人與文者，故當次於其書以備其人之本末也。——是則一人之史之說也。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真爲贗；屈原招魂大招之賦，爭其爲玉爲璠，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

○宋玉，景差，皆屈原之徒。差又作璠。

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用馬而不用班，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而闕目見於隋經籍志注，則引七略七錄之文，必云漢志隋注，乃是慎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使人觀其所引，一似逸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己出者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

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檟梅，庖人得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疢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其迹者矣。古書斷章取義，各有所用，拘儒不達，介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有所得者即神奇，無所得者即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風尚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

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疏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疏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以爲功，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如後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爲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古之疵病，可以爲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爲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如論衡最爲偏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

將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萑稗』[⊖]也。理重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語見孟子。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萬聲態；非真演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爲止，故操約而致聲多也。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真尺幅可具千萬狀也。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衆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說見呂氏春秋。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尚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誼

樵夫之力也。

厲風可以拔百圍之木，而不可以折徑寸之草；錢鑄[○]可以刈蔓野之草，而不可以伐拱把之木。大言炎炎，不計小辨；小智察察，不究大道。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誤，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義之

[○]錢，(方一弓)即淺切，音翦。鑄，(乃正)補各切，音博。詩周頌『序乃錢鑄』。錢，銚也，鑄，鉏也。耕耘之器。

俗書，見譏韓氏，韓氏又云爲文宜略識字。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髻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五穀之與稊稗，其貴賤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風會所趨者，詭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尊漢學，尙鄭許，○今之風尙如此，此乃學古，非卽古學也。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詭然

○狐偃趙衰，皆晉文公之輔佐。

○孟子，『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鄭，鄭玄許，許慎，字叔重，

後漢人，博學經籍，著有說文解字。

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繫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閑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

人生不飢，則五穀可以不藝也；天下無疾，則藥石可以不聚也。學問所以經世，而文章期於明道，非爲人士樹名地也。

漢廷治河必使治尙書者，尙書豈爲治河設哉？學術固期於經世也。文史之儒，以爲尙書所載，經緯天地，今祇用以治河，則是道大而我小之也。此則後世之士務求賅徧而不切實用之通病也。得一言而致用，愈於通萬言而無用者矣。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正義。

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他日，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同一樊遲，同一問仁問知，而所言先後各殊，則言豈一端而已哉？必有所爲而不可以強執也。幸而其言出於夫子也；出之他人，必有先後矛盾之誚矣。

春秋譏佞人；公羊傳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

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誑，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周之『因是』，韓非之『參伍』，鬼谷之『捭闔』，蘇張之『縱衡』，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佛家之根，塵，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卽，若，皆是也。

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宋儒譏之，以爲必如周子所言『德愛曰仁』而後可。數百年來，莫不奉宋儒爲篤論矣。今考周子初無『德愛曰仁』之說也。通書誠幾德篇有曰：『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曰禮，曰智，曰信，皆有說

焉。周子之意，若曰誠者何謂無爲是也；幾者何謂善惡是也；德者何謂在愛曰仁，在宜曰義；禮智與信，俱在德也。德有五者，韓子原性之篇已明著矣；與周子無殊旨也。『博愛曰仁』，卽周子之『愛曰仁』也。合原性而觀之，則韓子之說較周子爲尤備也。以其出於韓子，則刪去原性而摘博愛之爲偏；出於周子，則割截句讀而以德愛爲至論。同一言也，不求至是而但因人而異聽，不啻公甫之母與妻也。此論古之深患也。

李漢序曰：『韓氏文曰：『文者貫道之器』其言深有味也。宋儒譏之，以爲道無不在，不當又有一物以貫之。然則『率性之謂道』不當又有一物以率之矣。

○公甫文伯，春秋時魯大夫，名馱。卒時，妻妾皆行哭，其母敬姜以爲非禮。事見檀弓及家語。○字南，韓愈弟子，愈以女妻之。昌黎先生集爲其所編。

馮煖○問孟嘗君收責反命，何市而歸？則曰：『視吾家所寡有者。』學問經世，文章垂訓，如醫師之藥石偏枯，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學問文章，狗世之所尚，是猶既飽而進梁肉，既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長，而強以狗焉，是猶方飽梁肉，而進以糠粃，方擁狐貉而進以衲褐也。其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吾見亦罕矣。

寶明珠者，必集魚目，尙美玉者，必競砮砮，○是以身有一影，而罔兩居二三也。罔兩乃影旁微影，見莊子注。然而魚目砮砮之易售，較之明珠美玉爲倍捷也。珠玉無心，而砮砮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難變，而砮砮能隨，能隨易合也。珠玉自用，而砮砮聽用，聽用易恆也。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砮砮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砮砮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棄乎？

○戰國時孟嘗君之食客。 ○音武夫，石之似玉者。

鳩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厲也，檳榔蘇之。有鳩之地，必有犀焉；瘴厲之鄉，必有檳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漢儒傳經貴專門，專門則淵源不紊也；其弊專已守殘，而失之陋。劉歆七略，論次諸家流別，而推官禮之遺焉，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唐世修書置館局，館局則各效所長也；其弊則漫無統紀，而失之亂。劉知幾史通，揚摧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準焉，所以治散亂之瘴厲也。學問文章，隨其風尚所趨，而瘴厲時作者，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

所慮夫藥者，爲其偏於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於病也。夫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五穀至良貴矣，食之過乎其節，未嘗不可以殺人也。是故知養生者，百物皆可服，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

學問文章，聰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所貴乎識者，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廢者焉。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長，亦有不足以該者焉。不得而廢者，嚴於去僞。風尚所趨，不過一偏，惟僞託者并其偏得亦爲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則可以無弊矣。不足以該者，闕所不知，而善推能者，無有其人，則自明所短，而懸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類至盡，聖人有所不能，庸何傷乎？今之僞趨逐勢者無足責矣；其間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長，則強不知爲知；否則大言欺人，以謂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見天者，曾何足論？已處門內，偶然見天，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見其人，未暇數責。亦可以無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獨私之，不仁也。風尚所趨，循環往復，不可力勝。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環往復之中，而思以力勝，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學也。不足言學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

學 生 國 學 叢 書

編 輯 主 幹

王 岫 廬 朱 經 農

詩	荀	韓	莊	孟	管	淮	墨	文	禮	後	公
經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史	記	漢	羊
經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通	記	書	傳
義								義			
繆	葉	唐	沈	繆	唐	沈	唐	章	葉	莊	計
天	紹	敬	雁	天	敬	雁	敬	錫	紹	適	碩
綬	鈞	杲	冰	綬	杲	冰	杲	琛	鈞	選	氏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選	註	選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定	印	印	印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價	刷	刷	刷
六	六	五	四	五	六	七	六	七	中	中	中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角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章實齋先生年譜

胡適之先生編 每册定價三角

章實齋先生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位史學專家他的批評和思想都能獨出手眼發明多少新見解這書由胡適之先生用白話文將他的著作擇要摘錄分年編入並指出他的長處批評他的短處實爲年譜中創一種新體裁我們可以用這本小冊子考見章先生的見地以增進我們的智識並可知道當時思想界的歷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15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ESSAYS ON CHINESE CLASSICS AND HISTORY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S. C. CHANG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May, 1926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初版

(學生國學叢書) **文史通義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章錫琛

本叢書編輯主幹 王經農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